

成 成 襄 襄 襄 襄

自十一年

自十年

自十六年

自二十三年 至二十五年

春秋折中

傳

十七至二十二

五



口仁12
1496
5





春秋稽古卷五十一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七傳十二

成公上

元年是齊楚同我也

折衷曰魯本車楚以其師不出故與晉盟今齊楚結好晉楚爭盟故晉伐齊則楚棄我而救齊故云齊楚同我言楚同於齊以仇我也杜同訓共似而非至林云共伐我則画蛇足乃可以逞

解

折衷曰雖有備而解可必乎杜逞訓解本強二年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折衷曰、凌本、士字句、陵城三日、為一句、非也、林馮本、並齊侯親鼓、為一句、士陵城、為一句、三日為句、取龍為句、是也、皆不對

折衷曰、孫子怒齊甚矣、雖知其不可、而強欲戰、故石子以衆懼、盡諫之、孫子不對、石子又以喪師後、何以復命、此暗應孫子謂君何之言、其言愈激切、而孫子猶不對、故曰皆不對、情意如目擊焉、孔疏不知石子兩次言之云、兵寧相向、禽皆不對、下文又云、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傳以見孫子憤怒之甚也、孔以无又曰之文、不之知、可謂不能讀古文矣、

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存師乃止次于鞠居

折衷曰、我此言我在此而禦齊也、乃止、孫子止進軍而戰也、

憤

且字

但兩乃止可疑、且夕告車來甚衆之語、无係屬、又存師乃止、次于鞠居、突然出之、非左氏語氣、又且字為无謂、竊疑上乃止二字、下存師二字、衍文、蓋言孫子以石子云、我在此而禦存師、且時適有告救兵來之故、託待救兵至、止進軍、而次于鞠居也、或曰、孫子以石子之言、乃止、存師亦聞救兵至、不復伐、止次于鞠居、文理不亦順乎、曰、且字及石子之言、於存无当、又非左氏口氣、

請曲縣繁纓以朝

折衷曰、曲縣家語已以為樂縣、諸儒因又為軒縣、按于奚鄙邑之宰、而不可請諸侯之儀、果然是因有二君也、衛雖每道、必不許焉、諸卿亦不可焉、所請蓋卿禮也、其樂縣亦不必矣、

家語不可信也。周禮巾車有樊纓、條纓、前樊、鵠纓。此天子路車之飾也。大行人說五等諸侯朝于天子之儀曰：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宰，五等有降殺，而樊纓皆備。不知樊纓何物，在建常或車之間，蓋亦是車飾也。先儒為馬鞅，然馬是車中之一物，鞅又馬飾之一，豈足並稱乎？必不然矣。繁樊音近，而字異，繁纓樊纓同邪？異邪？未可知也。大行人无卿大夫之禮，然大國之卿，豈小國之君，子男亦有樊纓，則大夫亦或有之。蓋屈曲繁纓，以縣於車上，是卿禮乎？必非諸侯之儀飾也。

名以出信，以守器，以藏禮，以行義，以生利，以平民。折衷曰杜云：名位不愆，為民所信，未也。又云：動不失信，則車

服可保，非也。又云：尊卑有各得其宜，抑未也。又云：得其宜則利生，非其事也。朱申云：利者義之和也，可笑。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

杜預云：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折衷曰：借師而伐他國，其有不以國命，而乞於其君者哉？是杜何意也？諸國如晉，雖朝聘，必有所主之卿，傳往見之，又乞師，經不書者多，何得以不書為證？

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折衷曰：林馮二家捷字絕句，為是。凌氏至克字絕句，非。

築石以投人

傳遜云：杜云：築，擔也。竊謂以擔訓築，字義既遠，又豈有以大

考

將入敵軍而擔負者乎

折衷曰傳斥杜極是其說未知然否然他无可考今且從之
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識

折衷曰杜云以其不誠已推車凌云子豈知我如此子誠以
病故也卻克雖病豈不誠推車乎俱不得傳意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折衷曰馮氏十二字一句讀極是杜病字絕句非

左并轡右援抱而鼓

折衷曰馮云林注卻克聞張侯之言乃并轡援抱謬是々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折衷曰齊侯不知韓厥居中以為真御者故愛而不射可謂

機

丑父寢於轡車

礼兵杜云齊侯不知我礼以宋襄見之可謂固也

折衷曰杜以周礼棧車當之故云士車丑父是大夫而非士
也且不可必轡之為棧不知凌氏為卧車之亡害

厲當戒行

折衷曰杜无解只云厲適也朱申云臣適在我兵之列行為
行列之行然則厲字不可訓適且當字无謂非文理也按我
齊侯之車行道也言適當君之戎道而相及也故上云不幸
下云无所逃隱也

辱我士

折衷曰我士我車陪從之士也朱申云我辱為我兵之士非

也杜似屬上非

且懼奔辟

折衷曰凌氏辟為辟易非陸吾避為是

求丑父三入三出

折衷曰劉炫說孔疏排之太是

每出齊師以師退入于狄卒

杜預云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投出其眾以師屬退者遂逆入狄卒

折衷曰出前文三出之出也齊夕整之齊也師字絕句退字屬下此齊侯為求丑父再入晉軍也何在厲退卒使戰乎失大意且如說不成文理

狄卒抽戈楯冒之

杜預云狄衛畏齊之彊故不敢害齊侯

凌稚隆云狄卒不敢害齊侯皆抽戈楯以護冒

折衷曰只是不敢害非畏彊也凌說不通今以意改之

乃奔

折衷曰女子不知是齊侯而問之奔乃非避君杜非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与地

杜預云媚人國佐也○林西仲云賓姓媚人族即國佐也

折衷曰賓媚人不似國佐之稱佐已以國何別有族且不宜姓族茲稱也經有使國佐如師諸家以此當之故云然佐之如師經書七月今媚人來尚在六月故下傳特曰秋七月晉

侯

師及齊國佐盟明矣先使媚人賂之事成而後遣國佐
傳遜云杜云甌玉甌與磬皆滅紀所得正義又謂甌與磬皆
玉愚謂甌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考周禮有甌人本瓦
器又考古傳古二圖所載甌皆銅器古人器自有所以為重
者不皆玉也玉磬自應存物非紀也
折衷曰紀玉互文行文固有之不可謂甌非玉不可謂磬非
紀然甌不可玉飾磬不必紀今且從傳氏林西仲以地為魯
衛侵地以下文有我亦得地故也甚拘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凌稚隆云若晉師不許和則聽從晉人之所欲為
折衷曰凌說極穩然通篇寫齊侯屈強未少撓之態則不得

有此言且不言所欲而云所為所為即戰也朱申林西仲為
得

其每乃非德類也乎

折衷曰令不孝是典詩之賜德類異杜云不以孝德賜同類
傳意未及于此且類是類德非類國也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傳遜云杜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
物々相也

折衷曰杜泥布其利之語典下引詩不合今取陸傳

盡東其敵

朱熹云井田之法縱橫為溝洫川澮其中阡陌一東一南十

字相交，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敵，則先縱橫相衝，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

折衷曰：朱說似而非也。井田縱橫為溝洫，阡陌一東一南，寓故險之意，或有之也。敵則回首受之，自此而溝洫一東一南，故一同之中，敵盡一直，不如此，則不便於灌溉，故敵之或東或南，以一同別之，亦相陰陽之土宜而為之，非必戎車之不利也。且傳以敵言，非謂阡陌也。

樹德而濟同欲焉

折衷曰：先王以待諸侯者言之。孔穎達以此句專屬民欲為東南敵之事。林西仲以樹德為德類，濟同欲為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皆不得傳意。

五伯之霸也

折衷曰：五伯，杜撰國語為昆吾、大彭、豕韋、有扈、晉文。國語不足信也。雖伯名自古，而非衰世則每之矣。文王稱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非伯而何？殷湯其初不為伯，則无能興矣。戰國時，以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霸，宋襄豈霸乎？秦穆僅霸于西戎，不足為霸。楚莊其德不足稱，故傳不稱霸。若以使令諸侯稱之，則吳越亦霸矣。孟軻不知古，以當世譏五霸，无所不至，妄亦已甚矣。

不然

折衷曰：杜不得一篇文意，故此云不見許，非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

折衷曰、凡使臣受命而不受辭、故今而述齊侯之言、朱氏為齊侯之辭、是也、故採而注之、但云、別有辭說、非別有、故少改之、凌氏云、有辭說、可以自解、則謬矣、

畏君之震

折衷曰、震杜訓動、非顧氏訓威可也、但君指晉軍、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杜預云、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命、今若不幸、則從命、

孔穎達云、對炫以為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

後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

傳遜云、丘光庭云、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不

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一、意不屬、果謬、

解

劉繼莊云、戰而敗、自然唯命、今則止此敝器土地耳、

折衷曰、諸子本不得篇之大意、故愈言愈不通、杜完全之時、

指鞏戰以前、不幸、謂今此得之、然幸字、不宜以完全解、且從

命、則何為背城借一、誠如傳規也、故諸子以幸不幸、為未然

之事、是亦非也、劉說戰勝亦從、則今未戰之時、何不從之、且

從命之命、何物乎、齊不從晉命、故欲戰、何戰勝而後之、若不

勝、則雖欲不從、得乎、丘氏云、不幸而敗、不敢不服、齊今以賂

請服、晉人不可、則敗而服、何言之抑、將敗則為聽君、毋與東

敵乎、幸亦從者、何物乎、本文之意、幸亦從、不幸亦從也、劉繼

莊、今則止此敝器土地耳之說、不知言語之道、此言鞏戰幸

而勝、敢不違晉命、此齊之意也、況今師從撓敗之餘、敢不終

服從而聽命乎，吾子宜聽者，納賂而許和也。若不可，則請一戰以決之也。

齊疾我矣

折衷曰：我，魯衛自言，劉繼莊此我字合魯衛與晉說，非。

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

杜預云：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為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孔穎達云：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驕、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

田

所服之物者，周禮中車，革路建大白，以卽戎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中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折衷曰：木路，革路是王之五路，以卽戎以田，何以賜命卿周禮典路云：卿乘夏纁，今魯賜於晉卿，不得遇等，則先路是夏纁也。杜以先路為木路若革路，未見所出，非也。且先路乘車也，木路是田車，革路是戎車，何以為卿之乘車？又云：或云先，或云次，亦非也。鄭伯賞入陳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然則次路、先路者，非同物也。叔孫穆子、鄭子驕、王賜大路，此与先路同乎？異乎？未可知。又此特賜異數，亦未可知。必非木革也，何得牽合乎？司常曰：卿建旌，司服

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先路若有所建、則禮也、服必自玄冕而下者也、大白、王即戎之所建、大麾、王田狩之所建、國卿何得建之、韋弁、冠弁亦是戎田之服、賜之、安曰三命之服、且魯賜三師、宜以朝服也、不以田戎之服、必矣、杜孔不深考、誤學者不少矣、

劉炫云、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

折衷曰、杜傳注云、三師已嘗受玉、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劉意、大路則王賜之、今言先路、是非大路、而晉君所賜也、皆以意料爭之、先路大路之異同、安可知焉、已賜命、則許自乘其車、服其服、此典禮也、甚命降之時、王賜之、使自為之、此未可知也、謂晉君賜者、大非、

用蜃炭

折衷曰、杜云、蜃炭、燒蛤為炭、劉炫云、用蜃與炭、傳遜作杜非、按古蜃炭、謂之炭、亦未可知、難以今推、故兩闕、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杜預云、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折衷曰、四阿、周禮有文、故因杜也、翰、檜、皆杜自我成、古者凡葬禮、大夫以上、儀禮无其文、他未有所考、故舍杜而闕、

重器備

折衷曰、重、夕、室之重、杜為多、非、

何臣之為

折衷曰、文理无為臣也、劉炫云、不成臣、孔謂杜意亦然、非、

遂常以葬

顧炎武云、以喪札有進无退、

折衷曰、有進无退、非是之謂非、

每為吾望爾也乎

折衷曰、朱申云、責其後入、我无所望于汝矣、大謬、凌氏得之、吾知免矣、

折衷曰、杜云、知其不益已禍、非也、傳氏得之、

乃大戶

折衷曰、單言大戶、不成義、疑有闕文、杜云、閱民戶口、強說、

卿不書墮盟也

折衷曰、墮盟、諸家為之盟、甚无意、謂今以意改之、孔穎達謂、

好

仲尼責諸侯背晉、故貶大夫書人、此大不得經意、夫卿不敵公、固當書人、傳曰、畏晉而竊盟者、專以魯言、本非貶也、何在諸國大夫乎、夫諸侯之後楚、豈其所知乎、不得已也、仲尼不以人所不能者責人、若責之、則不足為仲尼焉、諸儒動輒以此咎古人、所以不知春秋也、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折衷曰、獻捷不必獻囚俘、杜非、

三年於是荀首佐中軍、兵故楚人許之

折衷曰、林西仲云、螢父若不佐中軍、楚必不許、通篇著眼在此、非也、晉中軍佐楚、何有焉、且螢人臣之子、穀臣公子、加之以連尹之尸、楚利多兵、何為不許、且著眼在何處焉、此荀首

中軍之故以晉命求之也故字冠楚人上故林云然不知古文故也

死且不朽

折衷曰正義云身雖死而朽腐此思不朽腐也似而非也

討赤狄之餘焉

折衷曰杜云潞氏之餘民散入膚咎如故討之劉炫以為膚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孔疏以餘字及伐字討字之別排劉夫赤狄之餘曷得為餘民散入孔疏牽強穿鑿而猶似小兒語劉氏赤狄之餘安有異論但膚咎如後世部落之等不必國

其位在三

折衷曰晉卿六人位於三軍則中軍將佐自是上卿上軍中卿下軍下卿也荀庚在晉為中卿故公不云下卿而云在三杜定為下卿然則上軍佐上大夫下軍將中大夫其佐下大夫魯賜晉三帥皆三命之服乃皆命卿且晉賞鞏之功建新軍皆以為卿孔疏謂侯伯之卿皆三命上軍以下皆下卿欲通杜為曲說可謂誣古矣杜又不知公所以問強以衛為小國云一人位敵誅也註詳之

服改矣

折衷曰周禮云凡兵車韋弁服孔疏謂朝聘皆皮弁則韋皮之別服或然也軍尚加甲冑子產戎服而行事沈諸梁乃冑而進可以見也若但以韋與皮之別而已則齊侯何特言服

改要費解耳

將寘諸褚中以出

折衷曰林堯叟云褚絮也按褚字從衣不得為絮攷字書云裝衣也囊也今以鄙意改之

四年非吾族也

折衷曰傳遜云杜云吾魯異姓愚謂此蓋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若齊桓亦異姓何不字魯乎此說是今取凌注改之

五年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折衷曰杜云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此或然嬰之所能不可必以是言也要屬穿鑿

乘纁

車

折衷曰周禮有夏纁卿車也元寧是乎杜會事理且以漫字視纁云車无文孔疏能引周禮舍夏纁而取墨車者鄭玄云纁五采画墨車不画孔欲合鄭杜也纁果无文乎夏纁安五采焉夏纁果五采乎纁安无文焉鄭杜遂不合矣凡鄭之註經大率臆說不可為拠也杜臆亦不勝多夫侯而乘卿車既是降之也安必无文要之纁飾不可知第以夏纁解之可也

出次

折衷曰文四年秦伯降於江與此同也杜於彼云辟正寢此則云舍於郊蓋謂辟正寢而舍於郊夫江之滅山之崩何至舍於郊故舍此而取彼

六年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折衷曰其字指上文水土水土之惡受濕氣也杜惡直為疾
疾諸儒為垢穢並非也詩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覯與見異
故毛萇訓遇是也杜訓成諸儒抑爾雅訓見亦皆非也墊隘
尚書云下民昏墊字从土蓋被泥土之名墊隘者墊於隘也
轉謂膚受水濕也杜為羸困固非也陸粲云下濕狹隘尤不
成義陸又云或言此傳文有誤宜作易覯則墊隘墊隘則民
愁竊謂二民愁一則字恐衍文何者云易覯則民愁乃不宜
承之以墊隘也云易覯則墊隘亦不宜承之以民愁也必也
患字半似愁字无謂

有沈溺重腿之疾

折衷曰沈溺杜直以為溼疾非杜又云重腿足腫竊謂腫病

不必足

且民從教

折衷曰杜云无災患甚迂矣

近寶公室乃貧

折衷曰杜云近宝民不務本非每此矣於公室貧甚迂矣

雖克不令

折衷曰林叟誤馮氏辨之云令善也起下榮辱伏後善字林
注不可說令于衆非也

七年中國不振旅

林堯叟云傳例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此言中國不振旅者
蓋以晉景自邲之敗中國不能振整師旅而歸

折衷曰、振旅林必為入軍、固矣哉、邲敗无何有鞏捷、能振旅而歸、且文子言之意、豈在斯乎、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

杜預云、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陸榮云、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不當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曉、孔疏亦云、左丘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有誤文、愚亦素疑此、

傳遜云、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言人不言車、於留、言車乃及人、左氏遺文、必不如此、今順文觀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每

解

車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從泥于為兩為偏之制、而不尋文義、豈理苟以叙其字面焉耳、其成癖也、亦虛矣、折衷曰、宣公十二年傳、說楚子戎車之法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各有一卒、各偏之兩也、楚并兩廣為一卒、一卒三十乘、與晉制全同、以晉叙楚云、卒偏之兩、此云以兩之一卒、即楚廣之一卒也、偏即左廣也、右廣也、合為曰兩、分為曰偏、何以謂之兩、其用之也、必偏矣、用右則左為遊、用左則右為遊、故兩者合之之名、合之稱一卒、何以知之、邲之役、楚子棄左廣、

伍

而右廣不用也。此蓋晉楚其君之親軍，而非三軍將師之卒也。故特曰一卒，何以言之。凡軍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而成一軍。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皆以五上之而成者也。凡軍至卒長始乘車，乃兵車一乘，步卒百人，而旅車五乘，徒五百人，有旅長師車二十五乘，徒二千五百人，有師長軍車百一十五乘，徒萬二千五百人，一卿師之，而一軍成矣。不可移動者也。若夫兩廣十五乘，三十乘，則非旅非師非軍，故知別設之兵，而其君之親軍也。又知卒者，總一軍士卒之辭，兩者，晉侯親軍之名，而非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謂也。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是則然也。其小偏大偏，周法无之，又无所用之矣。又其兵

帥

暱

賦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然則三兩而一乘，豈復成卒旅師軍哉。雖曰司馬法，而非周法矣。杜輒以解，所以誤也。此兩，即晉侯戎車之軍制，而在三軍之外，其車三十乘，用卒三千人，而其三十乘之師，用親暱之人，亦以宣十二年知之也。巫臣為教吳戰陳之法，特成晉君戎車之軍，而以往焉，舍偏兩之一焉。偏字宣活看，言分兩為偏，以一偏留于吳，以一偏歸也。文理甚平易。孔氏為蹇步，諸家太苦者，皆不知兩偏之為軍名也。若傅氏以兩為一車，可言車幾兩，指車直為兩，豈有之乎。且以偏為二十五人，兩為五十人，由何得之。可謂妄矣。按杜氏精宮于左氏，古今无与二，非成癖而能平人之解書，誰无謬焉。傅氏何言之容易。

澁

八年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析

折衷曰：襄二十六年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祚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隊，獲申驪而還。即此役之事也。侵楚，即申息，因知桑隊，申息中之地名。六年傳杜云：蔡地，非也。

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

杜當

折衷曰：此役楚復伐鄭，晉救鄭，亦遇於繞角。此時楚潰而還，此楚師之還，即指其潰還也。此傳无繞角之文，故杜以六年賞之。此傳及襄二十六年，非謂六年之役者，明矣。且其時從三子之言而還，何復襲沈，杜必非也。

初從知范韓也

折衷曰：初從三子，全軍而還，故今得是功。若如戰而敗，則必不得有之。故云：初從知范韓也。杜云：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何所見？云：常從其謀乎？且初字為每，謂非也。或云：此役与六年之役，吏相同矣。而彼從三子，此不復從者，何也？曰：彼繞角，楚辟晉而還，晉遂伐蔡也。申息禦之，故從三子，辟楚而還也。此繞角，楚師潰而還，故遂伐沈，獲沈子，侵蔡而申息不禦，猶侵楚，獲申驪。此所謂破竹之勢者，与彼異也。安同焉乎？杜疑与子同，故云尔耳。

焉

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折衷曰：杜云：渠丘公，莒子朱也。按渠丘，莒別都，莒君不宜以

別都為號甚疑焉

唯或思或縱也

傳遜云杜於狡焉為句於下註云世有思開封疆者有後其暴掠者苦人當唯此為命此文強而意不暢陸以狡焉為下為一句而下註云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折衷曰陸說大是今用之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杜預云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趙汭云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絕之故書國魯君為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

折衷曰如杜意則當不係之杞云子叔姬卒也且杞不可復逆其喪非也蓋杞伯朝時止言姑歸而未絕焉故係之于杞明年傳曰為杞也是故也未絕且為魯故請而逆之也既絕雖為魯何逆之杜不深尋傳意後以字面為解至杞請喪云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豈有之乎果然傳安云為杞故也為我也趙氏亦不得傳意故舍而不用直批經云然凡魯女歸嫁卒葬每更者不書也何書歸老之卒且婦人久安於他國自然不喜老而歸宗國必不然矣趙本不知經安得廢傳

事無二成

折衷曰杜以二成為公私大非

九年杞桓公來迎叔姬之喪請之也

折衷曰請之也。杞請之文理明白，杜謂魯使強取，故為魯請。強也，因為杞為我，皆為強說，不足辨。

敢有二事

折衷曰：謂專務也。杜云：不敢學他事，其義則同。文意不然。師保奉之以朝于嬰，各而夕于側也。

折衷曰：師保奉之，杜為奉事于師保，故云尊卿敬老。非文理也。之字指大子，言師保奉大子，以朝夕于二卿也。

稱大子抑无私也

折衷曰：既為君，小人之所不知，馬言則似私也。大子之時，師保奉而往，以禮於令尹司馬，此以所親見言之，故曰抑无私也。杜云：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夫雖

焉

稱性所自然，何必鍾儀之无私，此不得其解也。

尊君敏

折衷曰：杜敏訓違，非也。朱甲云：尊君則善，辭令所以為敏也。是何謂乎？林氏得之。

雖有姬姜无棄蕉萃

折衷曰：姬姜稱美女，蕉萃謂醜婦。凡詩或云姬姜，或云宋之子，云齊之姜，皆借以稱美女之辭也。說詩者因字面以為大國之女，杜亦依之，因以蕉萃為陋賤之人，非詩意也。

凡百君子莫不代價

折衷曰：林堯叟云：在位之人亦有價之之時，須得人承代，大誤。故馮氏云：末二句，總承上四句，不當推用說。

我出師圍許

折衷曰君見執當汲々於反之何暇用師而為之似不顧君也杜云示不喪晉夫許楚之與國而鄭之仇也圍之何喪晉之有

十年居育之上膏之下

傳遜云杜云育膏也心下為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疑者為脂親者為膏其實疑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狼臑膏則此膏為連心脂膏也獨劉炫以為惟親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常作膏改易傳文以規杜之失愚初讀之范不知所謂繼考素問刺禁論云膏育之上中有父母揚上

臍

善說云心下膏上為育心屬陽父也肺為陰母也於是始覺有緒曰聞猪臟與人相類有一友曾親諦觀猪臟為言心膏之處方憶臍者隔也自膏以上皆心肺清潔之屬自膏以下皆腸胃汚濁之屬故晉人言酒之美惡有膏上膏下之分則心在上膏在下固矣而心下有微脂為膏膏上有薄膜為育也蓋以醫家凡用針灸藥石必以經絡穴道管某腑某臟而治之二豎居心膏之上下猶有育與膏之係而居膏育之上下則于臍臍略每所係為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闢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既明膏育二字之實則諸儒脂膏之辨與劉炫之失不攻自破矣元凱以臍親育固育少間而諸韻書親育字皆云心上膏下其訛舛差謬以誤後

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為膏固矣，而子云鬲之上
有膜為膏，何所擬乎？予曰：擬素問曰鬲盲，則明云鬲之盲也。
鬲之盲，非其膜而何？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熏於
盲膜。註云：盲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微脂
相對，益明矣。竊謂膏盲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猶不能治，而
世醫謾點膏盲穴，不知何以也。

折衷曰：自戰國為古今鴻溝，凡春秋以上之事，一切失傳。就
中，醫史尤甚矣。有案問靈樞者，此秦漢之際，好更者，偽托之
書，雖其言詳也，皆成於戰國以後，而非古傳來者，明矣。世醫
以為真，愚之至也。如盲膏之說，无有知焉者，文獻絕故也。漢
儒之意，料是其常不足言也。傳氏之考，頗勤矣，其自信亦已

夏素

甚矣。然无徵於古，又每由親驗，何可以為真？不知者，蓋闕如
焉。儒者不能循之，大率牽強以誤古，甚者為奇僻而欺學者，
可不鍼矣哉。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

折衷曰：杜以達為針，林以攻為灸。夫達攻之為針灸，何由知
之？此言藥不至于此，故不能攻達之也。攻達下各有之字，藥
下則无焉。如杜林當云灸之不可針，針之不達，藥之不至也。

使甸人獻麥

杜預云：甸人，主為公田者。

折衷曰：魏晉時或有為公田者，故杜云尔也。然甸人定為
公田者，未有所見。

樂疑藻

饋人為之

林堯叟云、饋麥之人、為景公召桑田之巫、折衷曰、林大謬、朱氏得之、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預云、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其身、

凌稚隆云、君子言盡忠於君、難為美德、而施之非人、猶不以為可、而見殺、況人臣為不義之吏乎、

陸粲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

傳遜云、令、訖、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申言、若指鄭伯、則遺字不當如此矣、

今

補正附說云、叔申既忠於鄭、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較勝、

折衷曰、君子惜叔申忠而見殺、因汎論以誡人也、與荀息洩治、其意同也、非其人、非指鄭伯、況叔申為指之、杜解无害、然不可以此叙君子之言、移在殺叔申之下、斯可也、凌說近似、然似謂以非其人、猶不可為事實、況不令乎一句、為戒也、陸傳之意、思為令德、叔申非其人、故鄭伯不以為忠、而殺之也、如此、傳專譏叔申、而忠非忠也、然傳曰、忠者、許叔申之辭、乃遺語、亦不當如此、況叔申之非其人、无所見者乎、要之、不知其為泛論也、凡傳中、君子之言、因其更泛論、以戒人、是傳意也、春秋之義、亦然、儒者雖曰、春秋戒人之書、而主言人之是

非得失於是乎以探求人之罪為事、何在具為戒、此宋儒以後之失也、陸傳亦踐其轍、故強罪叔申也。

春秋稽古卷五十一

折衷第十七傳十二

春秋稽古卷五十二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八傳十三

成公下

十一年吾不以妾為姒

折衷曰、娣姒之說、孔穎達會諸說辨之、文長不載、今按皆非也、昆弟之妻、相謂為姒、不關婦與夫之長幼也、女子兄弟同事一夫、其幼者謂之娣也、傳云、其娣載嬀、生桓公、其嬀生卓子、是也、喪服所謂娣姒婦、蓋兄嫡之娣、弟嫡之娣、相為服小功也、故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言媵之長、唯嫡之娣、故得相為服、其下諸媵、遠矣、故不相為服也、婦者、有夫之稱、傳之弟

即娣書弟明女弟長者叔弟之言也說者誤會以弟解娣以長解妯傳文豈然邪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妯婦亦由喪服傳而誤也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妯後生為娣其无定說如此何可拋也

求婦於声伯

折衷曰林謂為其子求非也凌氏得之

婦人曰

折衷曰林謂言於其夫此後曰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故也然語勢言於其兄声伯无疑矣

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杜預云卻孿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奉

交

重零輕

折衷曰涖盟他國相盟者經皆不書之者唯魯而已有尋盟有成盟又有文盟有偏盟凡來與公盟者皆書重公盟也交盟魯往而盟者畧而不書以既來盟故也偏盟魯往而盟者必書重盟也尋盟來而偏者宣七年衛孫良夫成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襄七年衛孫林父十五年宋向成是也其往者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是也成盟往而偏者昭七年叔孫婁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是也其交者唯此盟而已若夫文十六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十六年季孫行父及晉卻孿盟于扈昭十一年仲孫纁會邾子盟于侵祥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此皆會盟非涖盟也

戊

自同

而又各有別、鄆丘、文公疾、故遂盟、乃猶如公自盟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祿祥、拔亦與、兩君相盟、同也、扈盟、雖同國事、而兩下相盟、此等皆非蒞盟之類、故經不以蒞言之、杜意不

到此等書例、後言輕重、故詳之、

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折衷曰、杜云、鞏以前之好、鞏前尙好、既絕、此鞏後之好也、尙靈公新卽位而修項公之好也、故曰前好、

溫吾故也、

折衷曰、孔疏謂、鄆後溫內分出、襄王賜文公溫之時、鄆已分而不賜之、故云、王宮之邑、殊不知王宮之邑、指未賜文公以前、周克商而得之時言之也、若如鄆始不入於晉、則鄆至今

言簡

安得爭之、蓋鄆至食溫之時、鄆屬焉、及其歸晉、周公鄆而取之、晉以王故、不治之、鄆至其意、謂不在晉、則我當有之、故欲取之、不云鄆吾故也、而云溫吾故也、劉單不直理其事、而就吾故也之吉、以拒之、周本非理、故晉不判其是非、只以使鄆至勿敢爭解之、此等相映比、其情可見也、凡傳文尚而不備、然以前後文照之、則本自明備、此古文之妙也、非能推測、更情則難得其實、後儒不知之、動輒谷傳、悲哉、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凡自周、每出周公自出故也、

折衷曰、王者死外、故周而出者、王之恥也、是以魯史於周不書出、此尊王之意、禮當然也、周公自出、不歸于周、故書出、死可諱也、傳明之云、周公自出故也、襄王敢不抗、毋弟使諸侯

圖之親々之義甚可嘉獎故經特書出以見其避傳明之云
避母弟之難也此春秋之深意非傳則安知之後世雖杜氏
於以貶見之其論襄王云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此
云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夫出字何有是非於周公顧其
癖未至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之

折衷曰此卻至懼謙詞而辭也杜定謂兩君相見之禮非

若讓之以一矢

折衷曰承上一矢相加遺而言讓遜讓之讓義與遺同訓責
者非

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折衷曰杜云王事間缺非也凌氏為間暇是也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折衷曰杜謂扞城其民乃由行享宴非也

故詩曰趨々武夫公侯腹心

駁
傳遜云杜云拳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
公侯外為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引二詩今屬治亂此上文
曰及其亂也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
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義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
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獨謂
拳詩之正以駁亂義得无與前指異乎愚謂陸此說固善然
讀傳文自覺杜說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折衷曰杜謬不待辨今取傳說注之

而制其腹心

折衷曰林云自制其腹心之欲治世自无腹心之欲不須制之傳氏以為武夫余則謂制用腹心之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折衷曰傳文本有脫誤漢書律歷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註之往也孔穎達因之此疏云以往適於福也陸粲批漢書作養以之福云將身向福遂致傳氏之譏殊不知上句福上脫致字下句敗下闕之字不如此則終不通傳氏依原文而不改字然嫌君子徵福訓福為德大是牽強果爾傳何不云德而云福乎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凡詩書言

回

福不可奉數君子安不求福顧氏云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此亦大不然也本文之意以受中生故有動作威儀之則則者法則也行法則以定命此所以為人而不違天命也能者能是則者也不能者不能是則者也養之養命者也故致福焉敗之敗命者也故取禍焉諸家皆不知此義傳之嫌福顧之養中是宋學之餘習而不知命者也

晉侯使呂相絕秦

折衷曰杜為口宣傳非之而為詒書傳矣皆不當矣古者辭命必富贍豈皆詒書乎古學詩亦為辭命也故傳中如是者極多矣又或稱寡君或稱寡人可疑者亦有之要之追錄者

亦不无附益，且曰宣与詔書本不足辨，故杜亦削之。

昔逮我獻公

朱甲云逮及也，言昔日及獻公穆公相結和好之時也。

劉繼莊云一逮字見秦晉之上世，尚有无数事，我皆不叙。

折衷曰二說皆不得傳意。

諸侯疾之將致命子秦

杜預云致命命而討秦時无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折衷曰致命豈致命之義乎，此誣辭无疑，杜為實事，劉炫

規之，孔疏曲護杜短，其說如兒語可笑。

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

折衷曰滑國有明證矣，杜謂費滑國都恐不然，散離我兄弟

亦誣辭，乃兄弟亦不有指定，杜定為滑，故云滑晉同姓，恐不然，其同姓亦无明證。

東道之不通

折衷曰杜謂不通於晉非也，謂秦之東道壅塞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折衷曰杜云宣言寡人稱君誤也，劉炫規之云臣之出使自稱已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宣為寡人，稱君為誤，愚按古使臣宣君命，稱已君曰寡君，傳中皆然，劉說良是，杜非不知之，然此文至末皆稱寡人，彼不可改為寡君，故杜云然，蓋以寡君稱是通義也，然至不得不宣君言，則稱寡人亦合有之，凡此等存疑可也。

何用議論顧炎武云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厲文之時未嘗參計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君又不祥

折衷曰背棄盟誓故云不祥杜訓祥為善非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

杜預云季隗庸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孔穎達云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為婚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死昏姻

折衷曰杜穿鑿強合固不足言孔云晉自伐非昏姻亦非也以秦不命為命不可以誣秦也以非昏姻為昏姻不可以欺秦也其狄楚未告則詐耳

君有二心于狄

折衷曰馮氏云有又同按此有字為本字看可也

昭告昊上帝

折衷曰孔穎達謂諸侯之盟不主天神以鄭玄說證之諸侯不得秦天則固矣不以天盟者无明文焉鄭氏不足為據

寡人不佞

折衷曰不佞猶言不敏諸不才也孔氏朱氏以焉用佞之佞解之非故馮氏辨之云按此亦曲說敏于善安得目也以佞

祭

蓋時人以佞為賢，不佞猶謙言不才耳。
遂從而尽焚之。

反

折衷曰：及軍于市，林為自誓歸。此又為焚市，並大誤。

十四年春秋之稱

折衷曰：朱申云：稱名稱也。傳遜云：春秋之善，可稱云。林云：稱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經重。朱傳未可也。林宋儒之陋，十五年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林堯叟云：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拍。

折衷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君臣之美，父子之親，禮樂刑政，詩書之所述，夫子之所祖述，憲章皆莫非是物矣。自秦漢私天下，而儒者不復知道，其談春秋以討亂

漢

臣賦子為道之本體，胡安國以書爵為褒晉侯，林既註左氏，至不合于己，則云不可拍例，其不知而為妄言，可憫笑哉。或曰：書晉侯者，罪之歟。曰：曹伯實罪而討之，何罪晉侯。然凡見執之君，莫不及民者也。以諸侯執諸侯，必如曹伯，明白不及民者，而後書名發例於此，為是故也。非深道與春秋則固不能知焉。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達

折衷曰：達節，言以己節達之人也。守節，言止守己節，不能達之也。失節，言守亦不能也。雖不能聖，取失守字，言聖則我不及，故以次自居也。杜云：聖人應天命，不拍常，此其意謂達於天命，故不拍常節也。達者，謂節之達也。杜分派達與節，支離

散

甚矣此視達字如曠達之達夫我所謂聖人堯舜是也堯舜豈然乎杜時老莊已成習凡傳中如大上立德皆以老莊之說視之故此所謂聖人老莊所謂聖人而非謂堯舜其所謂賢者乃為堯舜家之事也孔疏曲以舜禹湯武當聖人以受授放伐論之夫雖舜禹湯武謂我聖人也不拘節乎且此豈達字之義乎且聖人豈无節乎夫節无定體各守其所志為子臧嗣則或曹致至治然不肯立此所以為子臧之節也舜禹湯武所志在仁受授放伐何以節論之

且多大功

杜預云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折衷曰合晉楚非國家之事劫子反一時權譎雖免圍國人

安以此等与之况大棘大敗非免圍之可償也華元執政久矣此謂有民功杜必求諸傳謬

言背其族也

杜預云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旗以示其罪折衷曰公族而害公室者多矣未見去其族以示其義者也且公子之孫賜氏而成族乃去取華魚蕩向字面不關於公家之吏且既分而成族則不可指公家云族也杜謬矣

十六年詳以事神

折衷曰詳字孔為祥凌氏顧氏馮氏皆依之獨傳氏云正義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愚謂如說則事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傳辨甚是也

朱

夫六器皆德也，祥獲報也，豈德乎？但傳其說云：詳慎也，即敬慎，不敢悖其盟誓，乃所以事神耳。甚迂也。下申此句云：用利而事節非專言事神者也。此謂凡行事皆以詳也。欲應下段，讀奇盟故特舉神言之耳。未申云：祀事得其節，可笑。

民生厚而德正，至莫匪爾極。
折衷曰：杜云：財足則思無邪，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羣生得所，動順理，下應上，无二心，皆逐句為解，上下不貫，非也。
致死以補其闕。

折衷曰：杜云：闕，戰死者，拘矣。今取陸說。

奸時以動

折衷曰：杜云：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傳云：杜解於時更不切。

陸美優矣，良是。

而疲民以逞

折衷曰：杜自內棄其民以下，一一反應上為解，而不得其美。此云：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憤々如此，孔疏以為令民戰，是刑之引國語為證，其意謂刑用之於戰，而不用正邪，此亦不得杜意，而牽強者也。國語是議論之言，戰豈謂之刑可乎？

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折衷曰：底，杜訓至。孔申之云：不知性命所至，可笑。

惠公不振旅

折衷曰：此謂惠公不還。杜因振旅字面云：衆散敗，非傳意也。荀伯不復從。

折衷曰此句難通杜云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傳文不如是迂今且註顧解以備說

子亦見元君之事矣

折衷曰分明是諸侯之事也杜云成敗之事非傳意

國之存亡天也

折衷曰此折晉楚唯天所授之言也林堯叟云晉軍勝楚是天賦晉於亂亡晉軍不勝是天畀晉以安存必與楚對說即是晉楚唯天之所授之說也且文子不欲戰如說則欲戰而不勝也豈其然乎

楚有六問

馬李驛云林注陳不違晦以上五句為五問下四句為第六

問按第六問當只指在陳而誓以下乃復說也
折衷曰馮說是也林謬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杜預云晉侯左右皆以伯列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折衷曰伯列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亦以王卒告公而曰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是皆字指伯苗二子明矣傳既叙楚事將叙晉故挿入二子之言以為過接關鍵且二子各稱其國之盛不忘本之義而禮也記此亦以見一子之良此左文之妙處杜不能讀焉與使俱曰同其過矣國士猶國士過我之國士謂國之精兵也杜為我晉國之士不知古文也服

虞能知之、而穎達駁之云、苗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
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此總不能解傳文也、能解
則自了、故不復辨、且以皆曰、為晉侯左右之言、豈左氏之
語氣乎、且二子實謂其盛者乎、

以擊其左右

折衷曰、朱中為王左右之卒、似杜孔亦為然、可笑、

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

杜預云、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
南國蹶也、南國執蹶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
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顧炎武云、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狩、是也、

強

復一陽浸長、而至乾、有南國蹶之象、

折衷曰、分明是繇辭、而周易每之、或連山、或歸藏、未可知也、
杜為卜者辭、非也、其因辭推象、牽強甚矣、此復卦也、何處有
離象、顧氏亦然、漫引明夷為日象、夫一陽變復、而未至乾、安
為夷明、且夷明者、坤也、故其卦、離下坤上、何在乾、且陽長而
剝陰、非夷明、皆妄說也、唯朱氏云、不可強為之說、甚善矣、

藥范以其族夾公行

杜預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列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
折衷曰、其私家之士、故云其族、非宗族、亦非中軍、前曰、楚之
良在中軍、二族而已、其他以考之、公軍常在中軍、為藥范是

王

中軍之將佐、當夾公而行也。特言之者，前有渚、公之後卒及中軍之士，皆左右分行而辟渚，只藥范僅以其族後已。杜劉皆不知大意，按行如字讀，釈文戶郎反，恐不然。

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

折衷曰：九字一句讀，言有韎韐跗注之君子也。凌氏注字絕句，非也。杜云：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与袴連。愚按古之章服不可知也。韎，韐見士冠禮，必是礼服。小雅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是戎服。蓋韎韐即韎韐，跗注其注於跗者也。自毛氏以茅蒐訓韎，而鄭玄以下，尽從之。故杜依賈逵以跗注為服，以韎韐赤色之韐。凡漢儒之說，皆以己意言之，无一可信者。士冠禮曰：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

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此三加之冠服也。韎韐与素鞞，爵鞞對，分明是鞞類。故鄭玄注云：緇，鞞也。仍以茅蒐釈韎韐。詩毛傳云：韎韐者，茅蒐染草也。直以為草名。又云：一曰韎韐，所以代鞞也。其无定說如此矣。鄭玄遷就為說，夫与素鞞爵鞞對，為赤鞞，則安不稱赤鞞，而以色言之乎？以色稱之，則不以紅赤言之，而以草名，何也？以草名，則不言茅蒐，而稱韎韐，古豈有是迂闊乎？韎韐皆从韐，决非草矣。周禮曰：凡兵車，韐弁服。鄭玄以此傳附會云：韐弁，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裳，因又以此傳附注為幅屬，訓跗為幅，訓注為屬，賈逵又為戎服，皆自我為古，何可拠。後儒不能闕如於不知也。凡經書礼義章服，以

至禽獸草木異同是非之論嘖々不已而亦皆不知起漢而求千古悲矣夫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倅以下

折衷曰謀輅不知何謂杜云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覘候形勢傳云杜以輕兵解謀固非矣然謀以覘候形勢雖兵家之常於此宜无用此時鄭師已敗鄭伯或單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覘乎謀固所以覘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謀為疑兵于前乃從其而倅之耳愚按遣輕兵拒之儻使謀為疑兵有而可直曰謀輅乎雖古文簡而遣語不應如此夫古言之失傳不勝枚舉謀輅是古之言今

者

輅

寧可知焉諸儒但緣字義解之以謀為細作以輅為逝任意強解以致憤々夫字義原爾雅說文然古字義之失傳亦不勝枚舉二書之叙古字亦皆逆意而視古書以為定訓謀字因使伯嘉謀之而為伺輅字因務秦伯將止之而為逝在彼則可通此則不通也故字義通者推而叙之可也其不通者宜闕焉不解也余從之乘若對謀兵言則宜用我字也余是弗翰胡指己身言謀輅屬托卻至之辭二之字皆指鄭伯乘如字讀叙文誤言子謀輅鄭伯余從乘其車而倅之也豈不文理明了乎而謀輅之義不可得而知也陸繫覘候形勢雖近文理不合於事勢如傳矣也且翰胡既見形勢之可倅而請之何更須覘之皆拍字義也

輅

乃內旌於弢中

折衷曰、弢本為弓衣、今正義為盛旌之囊、傳多伏弢之言、按事之殷也、暇內之於囊、蓋車前有弢者、或架弓處、納於其下也、亦唯意度、故不敢註傳、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杜預云、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亡當死戰、

顧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為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折衷曰、敗者壹大、顧氏得其義、我不如子、杜君得其情、而不得傳意、則均矣耳、

好以衆整

折衷曰、能整衆、是晉之勇也、非謂晉以是為勇、林非也、好如字、親文為去聲、果然是和也、非勇、

請攝飲焉

折衷曰、攝、夕政攝卿之攝、杜訓持、非也、

不亦識乎

杜預云、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林堯叟云、不亦識於礼乎、

朱甲云、言設察鍼之意、

邵宏云、設、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折衷曰、杜林其非也、不足言焉、朱氏似得語意、而不合於文、

其恐其

理、邵說合於文理、然前言意已盡矣、重言記之、何足稱之、今以鄙意改之、

余不可以待

折衷曰、朱甲云、不可更待再戰也、非今采凌說、

君賜臣死、且不朽

折衷曰、杜云、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也、此非傳文之義、改之、女不可是皆君也、

折衷曰、凌氏云、女若不堪為君、此二人皆可以為君者、大謬、

訖公晉侯

折衷曰、此告訴魯侯之罪也、字義明也、杜訓詁何居、

憂猶未弭

折衷曰、杜云、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傳難之云、夫舍其君薨、大子弑、而以從子臧為言、其謬甚矣、誠然哉、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杜預云、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凡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子臧、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无罪、

折衷曰、杜立篡弑之君、已會于諸侯、則位定、而不得復討之、說、凡春秋有之、必牽強遷就為解、以此傳為例、夫雖春秋之時、豈有此制乎、且此曹人訴于晉之辭、而非例矣、上云、先君无乃有罪乎、成公見在、則雖杜、不得以先公為成公、而下承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言先君宜公者、明於觀火、而為成公、為例、何暗於文理之甚矣、且此豈例辭乎、戚會成

公列于會、此杜所批也。殊不知此為執成公、特為會、故傳云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夫為討而執之、故會諸侯、而列免罪之會、豈有此隻字、以會誘曹伯而同會、因執之、所以經書之也。不唯會也、盟亦似曹伯與焉。然執之者、與之同盟、无有此理。且是盟、之曹伯也。經又書執曹伯、此所以見曹伯會盟並不與也。歸曹伯于京師、在會後、故書于後、會下書盟、文次終言之。古文簡、經傳此例甚多矣。子臧不嗣、則无嗣者、是故曹久无君、所以曹人請成公也。然不為无罪、故云討我寡君、如為无罪、當云執我寡君也。杜率意成例、通之於一部、春秋誤後人、莫是為甚。而陸傳之傳、曾無議之者、何也。

豈獨遺諸敝也

折衷曰、遺、謂遺失德、刑于曹、朱申為遺棄曹國、可笑。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傳遜云、杜云、僑如於是作亂、豹因奔齊、愚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庚婦人私為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子豎牛、又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為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不忘宗國、白國佐為魯請逆、正姜強欲宗杜、乃云、豹既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叛逆之臣、魯人更无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他國之人也。愚謂服虔之說、良是。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必聞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縱有子、必未

能奉雉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年能長大，又豹在齊既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之復命，則為非甚矣。豈豹之賢而為之使果奔，則傳必因言使而言奔矣。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為言其終，蓋強以自飾耳。

折衷曰：傳辨盡，當矣。服虔既有說，杜不從者，疑使齊人耳。然今年放僑如而召豹，立叔孫氏，安待生二子於齊，今依服虔師逆以至。

宋齊衛皆失軍

折衷曰：師，晉師也。所逆之師至也。杜云：声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以前段意云然，非文理。

考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

折衷曰：杜云：宋衛不書，後也。孝時情，宋衛不後於魯，於例魯後則不書。所會諸侯，又公至之時，諸侯已遷于制，田于顛上，失軍而各散，歸宋衛實不會也。書齊鄭者，始同出，公以穆姜故，滯于途，故也。亦是臆度，聊記于此耳。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折衷曰：杜云：魯厲齊楚，則還為晉讎，是非傳意。

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

傳遜云：奉君命無私，杜云：不受卻擊，請邑謀國家不貳，杜云：

謂四日不食以堅吏晉圖其身不忘其君杜云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如此分折且四日不食之吏花文子庸有未知只拋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明

折衷曰傳辨允宜但為請邑是卻孽之私文子或亦未知

十七年侵晉虛滑

折衷曰杜此及費滑馮滑皆以為秦所滅之滑國故分虛與滑為二邑按虛滑費滑馮滑各一邑恐非滑國之滑或滑國分裂為三邑亦未可知也虛滑只是為晉邑可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

折衷曰杜云因禱自裁劉炫云適與死會夫自聖道失墜老

莊起於其間而儒者不知有神道凡傳言鬼神者墨々譏之文子之死千載之下杜不被欺豈可欺當世乎文子非如後儒之唯己自以為智而以世人皆為愚者之侍矣果如後儒之說則周公祈代武王而死亦欺人而求媚也而成王亦泣而反之何其愚之甚焉文子祈乃死矣劉何以知不由祈我朝平內府小松公亦白祈而死世有被呪詛而死者亦皆與死會乎夫鬼神不可廢故後世有道佛而言鬼神儒者不能遇之此每他矣聖人之神道替故也何休膏肓云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文子祈而死是乃其命數也何休何知命其三命漢儒杜撰之說古未有之聞夫祈死豈有誑乎令若誠心求死

雖則何休可得死焉

慶克久不出

折衷曰杜云慙臥於家馮云激怒夫人按此克之心吏誰知其寔皆无用之解也

施氏卜宰

折衷曰顧云施氏之家臣也解家宰非馮氏云家訛作冢補正非之亦誤良然今以杜注之作家宰

十月庚午圍鄭

折衷曰声伯從公而還壬申卒于貍脰是圍鄭二後日也乃知解鄭而去在庚午卒未之間杜畏楚不成圍之解或然而又以壬申為日誤甚意十一月諸侯還為去鄭之時然則前

解為不當何者庚午為十月十三日此推十二月丁巳朔而知之若畏楚救不成圍則何以虛留辛月而去焉必不然矣壬申諸舊說為十月十五日良是也十一月諸侯還各至于國之時而批魯言之非謂去鄭之時也声伯之卒書于十一月公至之下者從公還而道卒先書公至次書臣卒固其宜矣在當時書壬申則十月不書而明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侯夷吾卒皆非其月春秋此例多矣故穀梁云十一月无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錄臣子之義也此說是也正義云於左傳則不通何不通之有不達十一月諸侯還之義也

殺慶克以穀叛

曰說貍脰魯邑非也

折衷曰、声孟子之謬、三人而齊侯不下手於國佐、先治高鮑、
國佐不自安、齊侯問國佐在外、升崔杼、用慶克、用師于盧、難
自國佐、謫克起而克亂生也、故請還而殺克、以穀叛也、蓋不
堪憤且固懷疑懼也、杜云、疾克淫亂、淺矣、其窺事情也、鮑莊
子不如葵、以其不慎言、輕告國武子、故仲尼識之、不然、凡被
禍者、皆然、曷獨在鮑牽、杜從云、不能危行言孫、似不及知之、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杜預云、言厲公无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折衷曰、此謂未分禽於卿佐而先自宴樂也、非為婦人設宴、
杜云、先婦人、非也、

雖死君必危

折衷曰、馮氏云、林註言雖无攻而死、厲公亦必危亡、非林誤
不足言、馮更為說、亦是也、收之、

君實有臣而役之、其謂君何

折衷曰、林克叟云、不可知君何、朱申云、其何以責君乎、皆謬、
大夫每辱

折衷曰、杜云、辱童却而執之、故云辱、孫纘云、是解命套語、即
今所謂不勝之意、杜註恐非、孫說良是、又辱童只是却之而
已、未見其執之、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謬、吾能違兵

杜預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每
所偏助、

兵

韋昭云、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弑君、折衷曰、傳遜是韋說而取之、要皆未得其解、但違其、韋得之、而杜矢之大意、杜近而韋迂也。

民不与卻氏故書曰晉殺其大夫

孔穎達云、三卻无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

折衷曰、以稱名為罪、杜誤、前已辨之、孔又以解此、果尔、傳應

云、故書各、今徒言殺其大夫、何由見其稱名之義、其非傳意、

可知也、杜此云、宣其為國戮、此以國討言、則亦非杜意也。

十八年孤始願不及此至神之所福也

折衷曰、此要羣臣之辭、杜徒云、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

齊為慶氏之難

名

宮

折衷曰、乱起於慶克、故云、慶氏之難、杜云、前年、國佐殺慶克、專以國佐殺慶克視之、大非傳意、果然、應以為國佐殺慶克、故起文也、馮李驛云、林故字、當屬上句、杜注屬下句、姑從之、按屬上為是、今從林。

師逃于夫人之宮

傳遜云、杜云、內宮、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佐以人

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而恐其不勝邪、且既云伏

兵、又何逃邪、

折衷曰、傳彛是、今取其解、以注之、內宮言朝、則非夫人之宮、

施舍已責

馮李驛云、施所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句、杜云、施恩

惠舍勞役止逋責作三項未確

折衷曰作三項則非也已責之解不可易也馮說擊矣施舍之義余詳考之見宣十二年折衷

欲每犯時

折衷曰此甚難得其意上已曰時用民則似非謂民時且不
止云死而云欲死故杜解云不縱私欲亦豈本文之意邪蓋
為叙上句之語以結文也然不自安且注以俟君子之正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折衷曰司士蓋司軍國勇力戰鬪之士者與周官司士異矣
孔穎達云周禮司右之類良是

凡去其國夕逆而立之曰入

折衷曰凡書入非國相和而迎立者必因亂而入或內有召
者而得立者也衛侯入于夷儀鄭伯突入于櫟許叔入于許
別弔而非此例也衛侯朔書入者不得已也杜云朔為諸侯
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國逆
告于諸侯何足以靖國民且魯亦與納安以詐告之且諸侯
納之何周告其謬可見也杜又以此及下三條為通君臣亦
謬矣孫林父入于戚良霄入于鄭華亥等入于宋宋辰等及
樂大心入于蕭趙鞅士吉射入于晉陽朝歌此皆國逆而立
之者矣且臣而可曰逆而立之乎魯召叔孫豹而立之猶不
書況他國乎臣何有例果有之趙鞅應書入而稱歸者何也
沈氏云國逆而立之唯謂國君卓見也杜必為兼臣者今為

魚石發復入之例而上三條不專在臣故為兼君臣也殊不知以事類故舉君例也傳文簡不拘之雖經文亦然其深義各即事而有為至事可知者則違例而書之不告則不書是例也然不須告而書者不勝多矣義各存於其事凡諸儒視經傳過精細求義過高妙不知古義不知古文故也後儒又以例譏傳皆由杜解之誤不可不察焉

復其位曰復歸

折衷曰此主復其位不關於事之是非也杜云亦國逆非也曹伯襄是非國逆鄭昭不見逆文何由言之亦為兼臣以元咺書復歸故也此既為國君之例則臣下書之无所嫌也猶知人臣非諸侯納之而書歸焉故晉趙鞅不書復歸

諸侯納之曰歸

折衷曰此唯有位之君諸侯執之既而許之歸者非此則不書歸也歸者自歸而非納也故如衛侯鄭曹伯負芻則非納之然已許之歸乃納之義也故為諸侯納之之例也君出而內立君諸侯挾出君而納之如衛侯朔者直曰師之納之如邾捷菑衛世子蒯聩北燕伯是也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蓋亦是類也衛侯朔不曰納者為魯諱之而亦不曰歸可見諸侯納之各因其事書法不同矣歸邾子益于邾與歸例合然此拋魯書之非例也杜云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此因衛侯囚于周魯君請王與晉侯而言之殊不知彼歸拋晉侯許而言也曹蔡陳諸侯誰告請之衛侯朔非告請而杜為諸侯

納之其猶物如此杜又云有位无位皆曰歸亦為兼臣云爾本每位之諸侯納之曰歸者春秋无之矣陳黃楚納之曰歸黃非入為君是臣也凡人臣曰歸非此例也華元自晉歸于宋公子比自晉歸于楚趙鞅歸于晉皆非諸侯納之杜心遷就強解至趙鞅无可言者乃云韓魏請而復之言韓魏之強猶列國雖韓魏強哉春秋何遽以為列國可笑之甚也殊不知諸侯之納臣曰復入也

以惡曰復入

折衷曰杜云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果尔孫林父入于戚良霄入于鄭華亥入于宋夕辰入于蕭樂大心入于蕭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皆是物也何

條

不言復入而單云入乎又云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辨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皆是不孝經文而詳尋傳意後因字而為解以致不通孔氏荷擔猶云此拋大畧而言不復曲細

以塞夷庚

折衷曰夷庚孔疏云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按補亡詩云蕩兮夷庚乃知魏晉之際已為平道杜亦應然然此地名或道路名言此安在險易要費解耳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

折衷曰正義云詩云載驟駸兮驟是疾行之名後魯即疾朝于晉也按此卻至驟稱其伐之驟頻數也後魯即往豈疾乎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杜預云、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援、

折衷曰、子重、經不書而稱人、故杜為是解、非也、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折衷曰、正義為謂文公之事、朱申疆為強、並非、

丁未葬我君成公

折衷曰、此凡例也、今於成公發之、杜云、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通承嗣、故曰書順也、夫國家安世、通嗣焉、與于薨葬、果然、他公雖薨葬、合于禮、非道順也、春秋其然乎、

春秋稽古卷五十二 折衷第十八傳十三

春秋稽古卷五十三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九傳十四

襄公一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杜預云、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无己亥、日誤、

折衷曰、傳无宣、歲首不書月、而直書日也、是脫簡无疑矣、本

當書春上正月、諸侯之師、圍宋彭城、否則春諸侯之師、圍宋

彭城也、何者、前年之傳、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今諸

國大夫親圍、似不可缺、諸侯之師者也、必也、春圍彭城而已

亥二字、衍文、圍彭城、宣不用書日、況正月无己亥乎、故傳註

王 宜

宜

定以為脫誤

非宋地追書也

杜預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折衷曰、若夫子治春秋則皆追書也、此何獨言追書、亦可以知夫子筆削之妄說、

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

杜預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亦以成宋志、

折衷曰、杜其意蓋謂、无魚石之文、而不書宋、不闕登策之吏、故訓登為成、不成叛人、是何義乎、成宋志者、魯而非孔子、若以為孔子、則如孫林父、欒盈等、何不成晉衛之志、而成叛人、

侵楚焦夷及陳

杜預云、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折衷曰、前年請歸而葬、今復何以歸、必不能焉、

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

折衷曰、杜云、索、簡、狃、好者、按、索、求也、然、无、簡、擇、之、意、蓋、馬、索、牽、行、者、言、索、以、別、乘、馬、故、不、言、駟、而、云、匹、也、然、不、敢、自、信、存、疑、注、之、

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折衷曰、杜引謚法、此後世之偽書、不令者多矣、古之謚義、其詳不可得而知、故削之、

非異人任寡人也

折衷曰杜云楚子任此惠不為他人蓋在己此任字屬楚子
傳氏駁之為鄭伯自任是也但不及非異人之義傳亦未得
官命未改

傳遜云杜云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孔疏先君既
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
也未葬則皆因曰喪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云公命耳
古今人稱公為官其常也非建官命臣之命愚按陸說甚明
杜謂未葬未免喪亦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耳且建官命臣
乃新君即位拖於國內者此外敵兵事宜以時制豈可以此
為例乎

折衷曰官命杜无解若知子孔同其意則大謬也陸說甚不

爭宜

明何也公命未改為无謂焉古者諸侯指王朝為官國臣指
公朝為官敢不夸問官守省視官具于祀皆是也即猶漢時
縣官之稱也官命乃朝廷所出之命令也言成公未葬嗣君
未即位則朝之命令未改猶是先君之世未可替楚也

三年吳人要而繫之獲鄒廖

馮李驛云子重既克而歸此乃別將林注子重止于衡山則
歸在喪師之後何飲至之有

折衷曰子重與鄒廖俱出則不應舍鄒廖而獨歸也君子重
歸而後使鄒廖則吳之取駕在鄒廖喪亡之後而云飲至三
日不當矣蓋雖鄒廖喪亡以己有功歸而飲至及後喪駕楚
人答之而特病之故傳言飲至林注未可非也又按臣行飲

至中國則未聞焉蓋私家飲也凡楚禮與華不同今不可考
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知所亡

折衷曰下云楚人以是咎子重杜以為君子言故以此註云
當時君子不知傳有夾寫之法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折衷曰位與官二人皆得是互文也但祁午正故以位屬之
伯華佐故以官言之林云官亦位耳文勢之變位官固不同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无犯為敬

折衷曰此以下至於用鉞孔疏解得甚善但解順為從上命
非也林師衆為行師御衆非也馮云對亂行說亦非
請歸死於司寇

傳遜云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愚謂此說大鑿絳方自裁
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耳

折衷曰使刑於司寇何自裁也杜惑於本文非鑿是不違耳
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杜預云鞏臣振會令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折衷曰意則義也然无文未敢從蓋古必有禮也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

折衷曰周禮鍾師云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又鍾師
云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鄉食賓射亦如之是
知鍾鼓特稱金奏之樂也肆夏之三以鹿鳴之三例之則肆
夏韶夏納夏楚也周禮之序上有王夏而肆夏居第二則似

不可云之三考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韶夏又云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乃知王夏唯天子用之故以王夏稱之也羣下用之以肆夏為首故云肆夏之三也大司樂言王出入屍出入牲出入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又傳云卻至持登金奏作於下合而考之肆夏王侯賓客出入用之如賓則獻酬之間亦用之歌管則至宴樂用之又樂師云樂出入令奏鍾鼓是樂人之出入擊鍾鼓為之節也但是不知用何夏恐非肆夏也凡鍾鼓限九夏乎別又有其樂乎此亦未可知也凡鍾鼓奏於出入則必先歌猶如笙之南

陔華黍等也

國語說此事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此謂奏肆夏中之樊遏渠也杜以樊為肆夏遏為韶夏渠為納夏劉炫肆夏為其一樊遏渠為其二皆非國語之意且如杜說肆夏文字為贅疣劉則肆夏亦當以別稱道之何獨道肆夏皆欲令國語於傳也假令國語得實樊遏渠不知何義可取而解此乎夫鹿鳴之三并四牡皇々者言之者明則肆夏之三與韶納三也元容疑焉國語好標異徒見之三字面為肆夏中之三凡國語率意設更不與傳合者不可勝計此戰國之末偽托書而皆妄也至呂叔王為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則妄之妄者也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凡 設

折衷曰杜云元侯牧伯此批周礼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良是但无構某牧某伯者牧伯皆公即如周之諸公及宋公是也元侯謂此等也春秋之時為諸侯之長者是曰侯伯亦元侯也但是衰世之制而非常典孔疏引鄭玄及司農之說皆其謬者前已辨之不復舉于此穆叔之言與燕礼不令愚意註於傳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使之勞者則奏此樂果然穆叔當云我无王事之勞何以享元侯言之非矣九夏蓋相儀之樂出入獻酬皆用之至散酌而升歌孔疏云與升歌異者是也鄭玄謂單納賓之樂則非也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折衷曰文王大明縣俱非兩君相見之事蓋以大樂故賜諸

侯相見用之也固非可拖於臣下也但不云之三而唯言文王蓋不止三而已械撲早麓之類可隨意用之故從省文耳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折衷曰鹿鳴天子用於諸侯今晉用於穆叔其宜也穆叔謙不敢當也杜預云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迂矣天子无匹所以无兩君相見之樂也賓諸侯勞使臣有其事故各有其辨諸侯无樂皆用周樂故兩君相見用大雅不與於辨義杜謂文王作周故諸侯相樂不必然鹿鳴之辨義豈可謂嘉魯君乎

必諮於周至咨難為謀

折衷曰杜以周為忠信之人果然則善亦可以為善人又親

為親戚事為政事難為患難何見之狹乎

不殯于廟无櫬不虞

折衷曰殯于廟諸儒徒知為朝祖而不知其所謂故云以殯
過廟夫柩可謂之殯乎况固有殯于廟之事為殷有是事而
周無之魯不可用殷禮則此為朝祖无疑矣蓋殷世朝廟直
稱為殯廟至周其言不改或云祖或云殯否則實殯于廟也
杜以此三者為初議而後從正故下文季孫不御解云傳言
遂成禮故經无異文然傳文非後改者經從小君禮者赴同
祔姑反哭三禮備故也杜反哭虞為一亦非也

啖助云此當在定十五年定姒薨下

折衷曰定公之定姒雖不稱夫人不曰薨不書小君而傳文

非錯簡者若疑傳則經亦可疑焉

季孫曰略

凌稚隆云一說略謂忽略不必致義也

折衷曰此說非也謂本所在而掠取故杜云不以道取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林堯叟云始則季文子无禮於穆姜取其櫬及頌琴以葬
姜終則匹慶无禮於季孫取其樹攢以葬定姒昭令多行无
禮必自及也之書語

折衷曰主定姒之事而斥季氏之多无禮林以无禮今配季
氏與匹慶而季氏之无禮專以穆姜言之非君子謂之意
按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自儉則可也而亦姜定姒之

喪不中於禮，此雖務省公家之用，素性吝嗇所致，而不知其至无君也。及武子始自城費，立三軍，廢中軍，至使昭公不反，文子實啓之也。夫魯于乘之國，豈无木可用，而使畧於人，亦其性之發也。不御匹慶伐其櫛，此所以為文子也。三禮之闕，雖匹慶諫，必不從焉。今請者外棺，其他喪具之材也。杜又以此為櫬，夫棺一櫬乎。若文子從諫，則何亦伐其木。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劉繼莊云：此說諸侯。

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

劉又云：此說陳。

折衷曰：此主諸侯而說，非二項之文，以陳卜德否也。故結之。

曰：諸華必叛，劉說非也。然此極難見處，善讀者知之。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折衷曰：魏絳欲諫晉侯，好曰獵，故緣言失華，而舉失人之羿，以引入於曰事也。此猶言夏訓所謂有窮后羿是也。止舉其人，以待晉侯之問。晉侯果問之曰：后羿何如。杜云：怪其言不次，故問之者，暗於是義也。對曰：以下，絳說其事也。非夏訓之語矣。夏訓者，夏書，或別有訓誨之書，引羿事以戒之也。杜以夏書註之，故孔氏謂傳改書稱訓者，以五子歌曰：皇祖有訓，故也。古者史皆示鑒戒，无非訓者，故又稱訓。何待五子之歌，且大禹之垂訓，非史為觀五子之歌所引，可以知矣。

伯明后寒棄之。

折衷曰林寒字連下讀大謬

靡奔有鬲氏

傳遜云杜云靡夏遺臣事羿者真西山曰靡自有鬲氏二
國之烜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更相
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
羿既篡夏相奔二斟浞用師伐二斟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
事乎此云家衆既殺羿而靡方奔有鬲則靡或自相亡而往
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夏而事之耶或以
羿好田多饗易圖故姑事焉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
縣斷者西山之說徒愛護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
焉

顧炎武云仁山金氏遂以為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
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一
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為謬也

折衷曰哀元年傳云羿既篡夏相奔二斟是時靡奔有鬲氏
也此傳專言羿而不及相亡之事今浞滅羿而滅浞復夏者
靡也故於此張本也諸家不能讀古文

有窮由是遂亡

顧炎武云杜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
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究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尔
折衷曰顧說是本專言羿而及浞者備其本末也

土可賈焉

折衷曰林注土地所產可資高，大謬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

杜預云其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
士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
折衷曰傳死楚不信於陳之跡故杜遠引納魚石背晉盟殺
子反子申以當之傳何及之殊不知傳彼此相比視而可知
者不顯言其事如此者極多矣今雖殺士夫而陳不來此以
見其本不信於陳故引書成允成功以明之凡傳中有是者
杜皆誤之因又宋學之穢傳者喻々訾傳雖具人之不知而
亦杜之罪也

六年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

今

杜預云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勝敵

折衷曰司武言主武事也是司馬之職非司武即司馬也勝
陸繁訓堪是今後之

幾日而不我從

折衷曰杜云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之不勝任子蕩之
意何及之且不勝任而見逐者華弱非子蕩也

子罕善之如初

杜預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折衷曰善之善待子蕩也非謂不追忿如初言善子蕩不異
於初也杜為不見逐故云得安誤矣傳說不可易孔疏謂亦
逐子蕩是子罕之言而宋不復逐之大非文理陸繁取服說

傳氏辨其非

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折衷曰林云滕子即位始朝襄公不必然也

莒人滅鄆

凌稚隆云莒人滅鄆說者以晉不救鄆故因主穀梁之說謂鄆立莒公子為後神不歆異姓之祀為滅非莒以兵滅也若然則是年冬經書十二月齊侯滅萊與滅鄆同一書法又何解焉蓋晉悼主盟中國坐視小國之滅而不恤聖人傷之故特書曰滅正著霸王之失道也左傳本末甚明每容多贅折衷曰凌氏破說者甚善其云聖人傷之固然雖不傷之可不書乎書不與于傷春秋无義於書滅用火師雖邑曰滅

大

此書法耳按方今晉悼賢明諸侯和睦莒小國而敢滅鄆晉討魯而莒則不問焉甚可疑也蓋莒本私鄆久矣而魯請于晉強屬已莒不敢怨魯而病鄆亦恃魯而不事莒魯不能救遂滅之以故晉不復討莒也

遷萊于郕

折衷曰杜云遷萊子黃震云傳言滅又言遷則所遷者其族屬人民非必其君與經言遷紀邢鄆國黃說是孔疏以郕為小邾此批杜為萊子故云然郕齊邑必非小邾也

七年恤民為德

杜預云靖其其位所以恤民折衷曰此親起好仁之言而非親詩也有恤民之心者可靖

同

其其位起未居其位則不可以靖其其位解恤民也

正直為正曲為直

折衷曰正直為正杜云正己心正曲為直杜云正人曲正直具有自他之別乎且以己為直人為曲古必无此言矣楊慎云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礼用之道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人之好奇乃至于此可歎哉

寡君未知所過

馮季驛云過字對後字說公登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也視林注似較明

折衷曰馮氏亦好奇之失林為過失是矣但此過字與過而不悅相應言寡君之不過是所以作孫子之過林未及此耳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傳遜云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无不順禮從順也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陸云既言衡而委蛇則委蛇之義兼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故愚為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橫不順道而妄為自得必毀折

折衷曰杜誤則固矣傳亦未也從隨後即後君是也衡權衡之衡故以折為言之隨後君而自得者獲福苟與君平衡而自安則必折孫子與公並肩是衡也諸子本不知詩斷章法

八年國有大命

折衷曰大命何唯起師行軍也杜非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折衷曰杜云言子駒不可從此承无成是欲則其美能協然下云不如待晋云云不亦可乎語氣相承二可相應必是指楚而言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

杜預云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无適從

折衷曰傅士凱依鄭箋解而云杜於文義倒而不順獨顧寧人云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為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顧氏不得上文詩意故取杜此二句鄭得之如上文則鄭亦不知

九年使伯氏司里

折衷曰只是使司市里之事非為里宰杜誤

巡文城

折衷曰文字杜訓度非也

官庀其司

折衷曰庀字為之具而備戒之義也宰庀家器而為華備庀武字庀府字而為火備每官其庀其所司而為火備也雖訓具直為具字觀不可也

具

使西鉏吾庀府字

折衷曰杜此府為六宮之典上刑器為刑書劉炫以府字為府庫字藏則孔疏非之云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闕討左右官々庀其司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魯

二象
徙

遭火災出禮書御書皆以典籍為重若以財物便是不重六
典唯責財物必以魯為例而云重財物輕六典陋哉孔氏夫
刑書雖載器不可直云刑器況指六典為府未見所出此杜
何意乎且烏知六典不在府庫府庫何必財物而已乎府藏
以屬二師言之則六典亦屬一師魯藏家魏是時宣也今火
未起何出於府藏而徙象魏又自府為六典以西鉏吾為大
宰其穿鑿不可勝言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
大火

傳遜云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
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

未

誠

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云此得枚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善
求尺漢書五行註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
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也此
是二火俱有出內也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
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正令非謂死而配食
也愚以二說誠長且火正而冠以古則當火正之身矣何配
食之有土以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矣又其下云火正闕
伯居商丘更明也

折衷曰二火陸引漢書始明也食于心食于味言之者為言
闕伯始居商丘也古之火正居于其野至堯時不必其野而
闕伯居商丘是文理明白杜何不見之

而火紀時焉

折衷曰、凡以火星卜事、此宋所以知火災也、杜云、謂出內火
時非、

商人闕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杜預云、闕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
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折衷曰、禍敗之變、不可以所更歷解、必始於火、豈謂恒多
火災、且以恒多火災、故不可預知有災也、宋又有大水、天災
豈必火乎、此由誤闕字、

遇艮之八

林堯叟云、遇艮之八、前後說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

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推二得易、故不
變、愚按、乾爻七九、坤爻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
用七、坤爻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
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
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
文公之說、直後明先儒所未到、

折衷曰、之八、以不變爻為主、朱說得真、實發明先儒所未到、
杜云、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
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按雜用三易、固然矣、傳中如韓原
占、蓋卦之繇、疑是二易之辭也、然今以七八為占、則是始用
二易也、穆姜何以周易判之、其非也可知矣、且以七八為占、

出于何書得无非杜撰乎孔疏不能為微多為疑辭而云賈
鄭先儒相傳為此意者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
耳筮得貞屯悔豫皆人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
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此大迂遠而曲也云
於周易者對隨其出也而辨隨元亨利貞无咎之美也非對
八之言國語亦然矣且國語本不知易徒剽竊此文而偽撰
者也屯卦之豫古无此占且屯初九六四九五變而為豫雖
連山歸藏豈得皆八乎其妄可知

陸祭云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著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
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
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

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為筮
法以少為卦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宣曰之某卦觀之否
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
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
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于姜耳而杜元凱以為雜用三易
故有遇八之云非也

折衷曰之八之說陸與朱全同其占法則異矣朱筮儀云六
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
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
卦之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五爻
變則占之卦不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

辨陸以艮六二為主則五爻變亦以本卦不變爻為占也各以意言之考之左氏止以一爻為主而無二爻變乃知雖老數多所取唯一爻矣不然則無主而不可占若夫五爻變則不變爻為主即此艮之隨是也六爻變唯乾坤二卦有之故特繫用九用六之辨餘卦無有之也如占法則無定格皆以卦象定吉凶亦不一樣隨意取象而不拘絲辨若有合則取之凡天下之萬彙不知是則不可占夫繇辭唯是示其才德耳故其辨義取於彖象而足矣學者只明訓詁以知其方則可也後世不知易之本原故漢以下就辭而穿鑿傳會以是為易學可悲夫

傳遜云批貞山之說為有聘繼觀朱子之說亦如此堯叟以

發所未發今按周易筮儀則有大不然者如筮儀所云則貞山所引劉禹錫之言乃筮著之常其下文所云與筮儀不同筮儀又朱子所定何自異其說也相即連山歸藏之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保小子失丈夫矣豈所謂艮其腓不極其隨者乎故疏云云按疏所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豈得其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略矣但不知筮儀定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

折衷曰之八朱陸其義全同矣占法則陸主艮朱主隨是為異矣隨九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小子是僑如丈夫則魯公於穆姜之事正相當矣艮六二曰艮其腓不極其隨是不得出

東宮之象今占可出否則艮象為近傅士凱非之者何乎但朱陸皆非本義何也史止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如陸則穆善當曰亡其繇曰艮其腓不極其隨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如朱亦當直引係小子失丈夫而自責以言不能出之由不然而以隨象辨之可見无定法矣大率精細求之所以不知占法也傅氏取杜說故謂朱陸失略夫三易兼用周家之典魯用之亡論矣然此艮之八何由知為二易非以八字乎周禮大卜掌三易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此通三易言之八即八卦也故曰經卦杜云二易以七八為占亦何由知之乎繼以七八為占不可言之八若可言之周易則可言之九之六乎三易皆六十四卦艮既与周易同名則

雜

自

餘卦亦當然何不云之隨乎且周易若非以不變爻為主則之八之為隨別有何法若有其法則非二易明矣愚謂撰著之法三易同矣唯繇辭為異耳諸儒以是於周易為證若史曰是於周易謂艮之隨則然矣是穆善之言也穆善承史曰艮之隨之出也辨其不出本三易誰用善以周易斷之故特曰於周易耳

傳又云愚故曰有一說以先儒未有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之震下兌上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善淫於僑知之穢史以國母難言之故隱而繫云之隨為速出之象不言用爻似以象辭元亨利貞无咎善

自以己行不臧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
四德之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戾故必函傳言
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良之隨而言良之八者欲言隨
之用文立文不得不爾也
折衷曰傳說之八之義及占與朱氏同矣至此不用杜何居
穆姜知易之人也占之取辭果有定法則縱史欺之以彖辭
穆姜必當引六二辭辨之況史第言隨而不及彖辭乎凡此
皆為朱氏占法所惑也始不言遇良之隨而言之八者以史
曰是謂良之隨故不欲先見隨字此記者之意立文不得不
爾也何在欲言隨之用文凡五爻變未指卦之前常言之八
之七可也

然故不可誣也

折衷曰言有長人合礼和義幹事之德而不可誣隨之有元
亨利貞不然隨必有咎杜云不誣四德憤々

我則取惡能无咎乎

折衷曰自元龍之長也以下孔穎達論之詳矣然不知道之
本亂從逐字拖解不足言也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逸業

折衷曰其庶人總四民言而下分解之工商阜隸併論之力
於農穡專言農故云農穡以取姿行文之法當云農力於穡
也杜云種曰農可謂強

甲戌師子記

體 體
施

折衷曰、上門三門、杜以為鄭國都之門、故此云衆軍還聚、
殊不知三門、鄭遠郊門、汜國都之近地、晉人既勝三門、進至
於汜、整軍將圍鄭、故不云吹、而云師也、杜誤、

肆青圍鄭

折衷曰、杜云、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按自修器械、至圍鄭、皆
令於諸侯之辭、而未圍也、杜似為事實、果然、當云鄭人懼也、
恐云者、鄭見晉軍之嚴厲、恐為所病也、且獻子曰、遂圍之、此
未圍者較著、

不然無成

折衷曰、无成、屬鄭而言、鄭今雖請服、非與楚戰而勝、則不
終服也、杜无解、或有為獻子之心者、非也、

若能休和

折衷曰、休、訓義為是、朱申云、休民之力、和民之心、凌稚隆云、
休、諸侯之力、和其心也、並非、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

杜預云、以長歷參按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
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
學者自然轉日為月、

折衷曰、此年五月有辛酉、權為晦日推之、則十二月癸亥、不
得過五日、戊寅亦不得踰月、乃知戊寅不在閏月也、又明年
三月有癸丑、四月有戊午、五月有庚寅、甲午、按諸此癸亥、戊
寅、則此年十二月下、不得有閏月、則杜說似得焉、

杜又云、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各于陰阪、復侵鄭外邑、折衷曰、此說似而非也、初十月、門三門、三軍一時攻之、今門其三門、亦必三軍一時攻也、杜上註云、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是則可也、至此為三軍更番攻一門、夫一日攻而空兩日、又何為焉、鄭不禦三方、而用力於一方、鄭有餘力、晉則老故不能勝而去、晉雖用軍拙、豈有是下策乎、且下云、侵鄭是乃國城、而此三門非國城、何更番苦之乎、杜以此為國城、鄭為外邑、外邑可言鄭乎、且三分四軍、拒楚之術、非用諸鄭也、皆不知、記陰阪在國城外、三門內、而欲強合十五日之數也、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折衷曰、杜云、享祭先君也、此固然、特言裸享、或有用於冠者乎、今不可知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

傳遜云、祭法云、遠廟為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為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无祧、聘禮不與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祖之廟、故為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莫有議者、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耳、非親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真山深主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為遠祖皆誤、

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為遠祖廟，无有為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為曾祖，非親也。何得為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其敬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為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墜之。」夫守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祥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黜墜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黜，墜謂之墜。」地與墜，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為「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吳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

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為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為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无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為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為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无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迂遠，无當。從兆從示為祧，本切而當矣。蓋謂親盡則祧固然，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每為遷就之說，以信其証，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祧與廟分言，而鄭乃云「互言之，其強解而牽合也，甚矣」。杜以成公非遠祖，乃曰「從衛所處，何行冠禮而殉人以苟簡如此乎？」孔疏亦覺鄭說之謬，曰「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

又云豐氏无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于家豈礼歟况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祊或曰宗祫或曰宗祧意各有為而自以所重為言耳讀者必求之心當自得之折衷曰人之所為親高下惟九矣達于天子故雖天子而其奉親止于高祖親盡則毀廟而不祭此礼也達于諸侯焉大夫不與而祭三焉士不及大夫而祭一焉庶人不及士而薦于寢不得有廟此礼之等差也天子又奉其始祖建廟而祭焉其神乃所由出之帝如周之嚳是也此礼也達于諸侯大夫而士不與焉魯鄭有文王厲王之廟是也然諸侯不得天子以侑國君為祖如衛康叔鄭武公是也與親廟并為五焉

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別子為宗乃百世不毀之祖如魯之慶父叔牙季友者是也大夫親及祖祧所以三也士无祖廟焉天子又奉創業君為大祖奉開國君為大宗周之文武是也此唯天子所專而諸侯以下不與焉乃天子建廟而享祀者七矣而始祖與祖宗百世祀之而不廢矣凡世室之神指之曰祧此所以通諸侯大夫而稱祧也夫人之居曰宮神之居曰廟々神居之通稱祧非宮廟之等也宮廟从宀从广祧則以示可以知也然為別於親廟指世室曰祧也漢儒妄意解經以誤後世鄭玄以超訓祧夫祧即祧耳何須假他字之訓魏了翁效鄭氏尤以兆字立說為廟外之兆域豈其然乎傳氏取魏說考證詳矣余請辨之夫冠於始祖既是礼則衛何

效

處於他廟，必是魯謙不敢當，乃於成公之廟。今冠不於祧而於廟，假於他國故也。士凱仍為祧，以存杜誤，亦何固乎？豈氏雖兩世，始祖之廟百世不毀，故以祧言之。士凱以非遠，但破曰亦不知也。周禮守祧，此專以祧言，故云。女祧每廟二人者，祧廟而非親廟，又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此互文也。謂廟則有司黜陟修除之，祧則守祧修除黜陟之也。黑白之土以圻墻壁，是謂黜陟之。如說則兆域不修除，廟不黜陟也。引爾雅為證，爾雅是漢作，安知古且彼謂墻用白土，地用黑土而塗之耳。豈謂廟中无墻地乎？士凱之牽強穿鑿，甚於鄭杜。又引張融吳澄廢祭法，夫祭法可疑者，似衰世之制者，一无之矣。是二子何知之云。遠廟者，謂在廟外也。

遠於廟也。故又云去祧為壇，豈不然乎？因遠廟為遠廟，因以遷廟疑祭法陋矣哉。

信者言之瑞也

折衷曰：杜云瑞符也。傳云符者取其兩相合耳。信則符矣，何重言之？蓋以信為吉語中之祥瑞者耳。按圭璋之類，古單曰瑞，此對要盟无質而言，故以瑞之有質比信。此瑞者信之質也。杜未可非，而亦從以符言之耳。祥瑞之解甚膚淺矣。

同盟于中分

折衷曰：此罷戎先入盟，以為不相欺之信，而後鄭伯出與楚子盟于中分也。故特曰同盟。傳中此例有焉。中分城外之地，杜以中分為罷戎之盟，故云中分鄭城中里名，非也。

輸積聚以貸

傳遜云杜云輸尺也竊謂輸文從車於尺字无当且下文云苟有積者尺出之於文不宜疊蓋輸季輸之輸晉國大矣所當貸者必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民安堵而自遍此亦振貸之首務而杜略之折衷曰輸字於文於事得非委輸之輸乎而以尺訓之此杜何意也

春秋稽古卷五十三

折衷第十九傳十四

春秋稽古卷五十四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傳十五

襄公二

十年會吳子壽夢

馮李驊云服虔云壽夢廢声吳靈夷言多發声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批此乘當音崇張衡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叶上鍾下宮是也若依乘本音夢當音萌詩耳與子同夢叶上薨下憎是也補正亦云夢古莫騰反一言為乘二言為壽夢解作吳子之號未確

折衷曰壽夢之為秉音或然々古字亂既失字義亦多不傳
何況字音乎後儒於三百篇以沈韻規矩之至不合者強以
叶韻附音為奇僻之讀愚莫甚焉顧馮二氏亦坐此病以杜
為未確杜非不知服說而不從焉其可嘉也夫古之不可知
者而以己意附音之確孰與闕疑之未確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天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

杜預云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
書會

折衷曰晉侯先與諸侯會鍾離而後同行會吳經止書會字
以後省文今傳叙之故前書三月癸丑後書夏四月戊午所
以明經之春會也亦不直叙經叙高厚不敬併以見之杜不

之知故云然士莊子非晉人乎何但東諸侯而已哉亦是明
證也

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

折衷曰偃陽蓋楚與國而當吳道使命往來時或為梗宋境
相接故欲滅之使宋守之不予宋而封向戌者不得時執不
然焉不然而无利己之事但為賞他國之臣勞天下之諸侯
滅无罪之國无有此理矣且宋能事晉與諸侯而賞之則諸
侯能无解亂哉且為向戌既滅國聽其辭而予宋空其功以
為天下笑晉必不為焉且向戌不得不知為己之師而不辭
之於始坐視而勞諸侯雖為宋也向戌必不然矣且荀偃責
偃匄云女成二事而後告余此二事分明與國家之事若但

為賞向戌則荀瑩決不從焉。古文高簡，以前後文可推而知者，不備載，傳此例甚多矣。杜云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不知此義也，而亦視晉輕易。

縣門發

林堯叟云：縣門，城門之桿，發之以通上下。折衷曰：扶之以出門者，謂之何。

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折衷曰：此言伐偃陽有二件事，謀議既定而後告余也。杜云：二事，伐偃陽，封向戌為封向戌伐偃陽，則一更而非二事。荀瑩之意，謀議未定而告，則不聽伐，故云：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可以見也。則伐偃陽，豈可當一事乎？且二事皆國家之事。

故云：亂命，若沮封向戌，何亂命之有。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折衷曰：遂字，經常文，而傳云：然者，諸侯无宿謀，而卒伐之，他无此事故言之，以見无異義也。而杜云：遂滅偃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之事也。此以書曰：為仲尼新意，故云：然果尔，則傳得无異文乎？孔疏云：傳特云自會，則有非之之意。余則云：傳特云自會，是見遂安之義，无異義。

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杜預云：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折衷曰：史記孔子世家云：父叔梁紇，母顏氏，杜絕之云：然或然，漢說多是杜撰，不可的知。然否，則不宜以叙經傳，故割

爰削之。凡詩書三禮春秋易經論語左氏之外不足取信於中。戴記不可不大挾者也。一依之違者不少矣。

魯有禘樂宥祭用之

折衷曰：禘以禘禮祭周公之禘，所謂大嘗禘是也。杜云：三年大祭，如然，列國皆有之，何唯魯也？本不知漢說之妄也。列國之詩朝野皆攝之，凡而不用於樂，其宴享之禮亦皆用周雅頌之樂，而不自制樂，何以知之？其用雅者，以四年叔孫豹言知之用頌者，以仲尼燕居文知之。許之者，蓋同文之治，光被先王德化於天下之意也。獨禘樂不許用之，唯魯得用之矣。其樂升歌清廟，舞大武，大夏以祭，統明堂位文知之。凡是等之事，漢後儒者不能探遺文而考古禮，徒以譏古為務，故列

炫云：禘是大禮，賓得共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仲尼燕居，兩君相見，亦言升歌清廟，則豈當時之失乎？劉炫是亦為公失乎。

謂之夷俘

折衷曰：傳言之大，有意謂杜雖成癖，總不知傳之深意。故此云：諱俘中國，傳註詳之，此不復辨焉。但偃陽之為中國，諸侯他无證驗，以媼姓為是，則吳楚亦中國耳。媼姓而在夷，故曰夷俘，猶春秋夷杞耳，不然神其可欺乎，不獻之可也。

子展曰必伐衛

折衷曰：凡隱約文，不說其事，可推而知者，傳中比々有之。此

令

衛侯出在襄牛故楚合于鄭使伐其虛而鄭病役未出兵也此意以必字見之而終云楚令也以實之杜云亦無受楚之勅命也顧氏云猶云後楚之盟故也並暗于傳意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

折衷曰小侵不足錄故不書也凌氏云非實伐魯故經不書春秋何知楚意內之事

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云云爾車非禮也

折衷曰杜謂尉止車過多故訓黜為減損已是強下註云女車猶多過制夫軍制車乘有常数尉止安漫多之必不然矣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杜預云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異朝

政

折衷曰杜說傳文未見其意

猶將退也

馮李驛云按補正邵氏曰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帶紀下句林註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語氣連上文便欠明

折衷曰林誤不待辨猶者猶之也猶之猶均之也論語云猶之與人也出入之吝是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折衷曰杜云以退楚是大謬蓋以亦字為此解此承上不從亦退而言也不然行文

不如致怨焉而還

折衷曰、鄭背晉竊與楚盟、此其怨也、今不伐、則似不知焉、其還也、侵北鄙、以示已知、此即致怨而還也、杜不得此意、故云致怨為後伐之資、

克不可命

折衷曰、杜云、不可命、以必克、古言當如此、凌稚隆云、命猶必也、此義解耳、不知古言、

賜之駢旄之盟

折衷曰、賜盟、不忘其功也、孔疏云、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世掌其職也、非也、

傳遜云、杜云、駢旄、赤牛也、陸云、駢、赤牛、旄、牛也、山海經曰、

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有獵牛、郭璞註曰、旄牛也、愚謂、旄牛即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為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又莊子有祭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豈能必其駢乎、今者韻書、獵牛、牡也、是即詩所云駢牡耳、凡有事用牲、皆牡、此無疑也、

折衷曰、駢、赤也、非謂赤牛為駢也、旄者為獸、則赤旄也、陸為赤牛、旄牛二物、非也、傳以不常有而非陸、然旄、類、有字、旄乃常有之物也、愚按、旄字從分、以獸毛注於竿首、名之曰旄、必非獸也、鄭玄為旄牛尾、批山海經也、山海經志怪之書、不可取證於古矣、莊子寓言、爾雅不實、而猶但云、羣牛獵牛、

未嘗言旄牛其云旄牛者注家之言注家皆意料不足為二書之實也傳以為駢牡然今特云駢旄之盟此標異之言駢牡是常則亦非也或云建竿旄以標駢牛之盟故曰駢旄之盟亦是臆度竊謂駢旄疑是地名不然終不通其能來東底乎

傳遜云以至訓底固矣若云來東至乎文理難通自漢至今京師里第皆名邸古字通用此必然矣

折衷曰其能來東邸乎非左之口氣必不然矣

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折衷曰杜云隨財制政寵臣專刑不任法朱甲云其刑罰放赦自寵臣而出林云視竈臣之厚薄以專其利馮云竈臣常

刑則放赦之皆非也政刑賄竈互文放放於利而行之放不勝其富

馮李驛云言財多知不勝任然正義云口費解

折衷曰馮說大非正義得之

下而死直則何謂正矣

折衷曰此答其難為上之言也正義費解列炫尤誤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預云魯本无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師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折衷曰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與此所云作三軍者固不同矣公穀以彼解此而公羊謂諸侯唯二軍

穀梁謂魯國本一軍，其誤亡論已。鄭玄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豈祇專兵甲而已哉。然鄭意似不為與三軍二軍之軍同矣。杜不能推傳文而求其義，徒合公穀與鄭玄，而淺解之。夫立中軍，何與於專民人，蓋杜意今假立中軍，以為公軍，而本軍之二專之矣。然則三家各有其一，何以解之。成王封諸侯，周公而為次國，則誰當大國者。魯三軍之國，无容疑焉。今何改作之。穎達因閼宮復周公之字，謂魯有增減，殊不知軍制是天子之所定，魯何有不利，自增減之。且立國之始，鄉遂成矣，各軍具在焉，不闕土字之增減，況閼宮非僖公之詩，復周公之字，亦非復故地乎。孔能知此三軍與彼三軍別，而牽強遷就，護杜短，何其正在

容

其

義，凡諸侯與征伐者，三卿更師而出，諸國皆然，此非自國之事也。自國之大役，則諸卿皆出，如鞏之役，及伐邾是也。杜同視之，其癖未至也。

不然不倉

折衷曰：自正月作三軍以下至此，杜及諸家悉譏，不可勝辨。

誤

毋蒞年

折衷曰：蒞年未知何謂，杜云蒞積年穀而不分災，迂也。

丙子伐宋

折衷曰：杜云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此或然，不可必不知其實，則不如闕，故削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折衷曰杜云此夏諸侯皆復宋故曰悉師諸侯皆來則然
書悉師見晉怒鄭非謂皆來

甲戌晉趙武人盟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折衷曰此泣盟故不書杜云二盟不書不告非也

晉侯使叔盱告于諸侯

折衷曰杜云亦使赦鄭曰此以下有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安
之言也殊不知藉手謂鄭也故上云小國有罪云云杜非也
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

折衷曰此泛言也朱甲為專指鄭拘又藉手謂服也朱云苟
有成功可以薦藉其手非也

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名

折衷曰淳似車各恐脫車字杜為純而云耦也車有耦未聞

歌鍾二肆

枚

折衷曰杜云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此依
鄭玄周禮註周禮有編鐘編磬故謂一虞各縣十六枚因之
諸儒各自為說明朱載堉云宮縣鐘磬左右各四虞鼓則四
面謂之肆有左无右謂之堵軒縣鐘磬左右各三虞鼓則三
面謂之肆有左无右謂之堵判縣鐘磬左右各二虞鼓則二
面謂之肆有左无右謂之堵特縣鐘磬左右各一虞鼓則一
面謂之肆有左无右謂之堵又軒縣特縣有肆列之圖而云
陳陽樂書宮縣多至三十六虞穿鑿不經无足取也雖以儀
禮證之亦皆臆度古寧可知今皆所不取也

夫樂以安德

折衷曰杜云和其心也林云樂以導和故可以安和心中之德諸儒不知道以和語樂抑未矣

義以處之

折衷曰杜云處位以義林云義者宜也故可以處置天下之事杜雖淺也無害林則後儒面目夫人以心為宜豈義乎

禮以行之

折衷曰林云禮理也故可順理以行其教令宋儒以理為禮廢聖人之道久矣

信以守之

折衷曰林云信者實也故可慤實以守其所行信豈可以實

訓乎可笑

仁以厲之

折衷曰杜云厲風俗林云仁者忠厚之至也故可以仁厚飭厲其風俗小哉仁

十二年臨於周廟禮也

折衷曰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列國無祖天子者然皆有宗廟故不云宗廟之設於國非禮也諸侯賜姓故得宗天子也止不得祖耳大夫不賜姓而命氏故宗諸侯亦不得為況祖之乎世儒不知為以大夫推乎諸侯孔穎達云王賜有功可笑

夫婦所生若而人

折衷曰杜云不敢登不敢毀故曰若知人非也王荆翁云非
應答之詞顧炎武云猶言某某是也

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啓于廟禮也

杜預云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
溯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

折衷曰杜又叙例詳言之皆未得傳意書勞謂書于春秋杜
為別書桓二年曰策勳焉豈春秋之外乎餘覘本註可知其
違故不復辨

夏鄆亂分為三師救鄆遂取之

折衷曰己不書救不及書師杜云不滿二千五百人非也

唯是春秋寔寔之事

傳遜云杜云寔厚也寔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
謂葬埋王若虛云寔寔字從穴蓋塚壙之稱杜以為長夜未
曉其說毛光亦云寔寔墓穴也今按說文叙寔寔字云葬之
厚夕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廟夕有謚墓穴无
謚故訓為長夜作虛語用之今韻書皆仍其謬蓋古人既葬
而謀謚故以寔寔為言耳

折衷曰杜止依說文解寔寔字而已不能通傳故耳春秋祭
祀寔寔葬埋此无異論此下必有闕文此四字不與謚事而
下文所以從先君於祫廟此乃謚也傳欲強通之然以葬而
謀謚之故謂謚為寔寔豈有之乎且春秋文字何所屬迂而
不通但非有闕文則竟不通也

請為靈若厲

折衷曰謚法是後世杜撰之書不可以解古古之謚義不可知也故削杜解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折衷曰如杜說則不曲使歸且何用廢字馮李驛云以良霄見執為辱命則廢之而怨生矣正義云云似欠明捷馮能得傳意今從之而解正義是伸杜意者文長不載

十四年執莒公子務婁

杜預云在會不書非卿

折衷曰邾莒小國故其卿每書人此亦非以非卿故不書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旧

杜預云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陸繁云此註以昭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為拠然彼文云先王居擣杙于四裔故允姓之喪居于瓜州則其地此土四矣非秦人所逐又云惠公始誘以來使我郊田杜謂即僖二十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一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為允姓豈其然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為姜姓亦非也

折衷曰批昭九年傳允姓之喪即三苗之後瓜州即三危也此戎姜姓而四嶽之後則與彼非一種明矣但今亦言瓜州則知姜戎後遷于瓜州而雜居也以事情度之秦穆貪其地

而逐二戎，令惠公處于晉地。惠公既屈于秦，不得不從，乃處
姜戎於其南鄙，又奪周地而處允戎，故僖二十二年傳曰：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伊川蓋晉周之交也。二戎總謂之陸
渾之戎，杜以為一固謬矣。陸謂此戎非陸渾，亦非也。二戎同
居瓜州，云遷陸渾之戎，則陸渾卽瓜州，非隈允姓也。陸又云
允戎處瓜州，曰矣，非秦人所逐，亦非也。今范宣子云：昔秦人
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秦所貪瓜州也。若非秦逐，則惠公焉
誘來之。

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吾

折衷曰：蒙荆棘、孔疏、朱甲為无道路可從，故林為无土地可
居，故人之好鑿如此。

晉人角之諸戎，持之

折衷曰：持，從平持也。言晉持角，戎持足而踣之，此互文之法。
舉角則足不言可知，言持則角亦持可知也。諸家不之知，或
云：持之言，戾其足也。或云：持，牽也。以物牽其足也，可笑。

成愷悌也

折衷曰：駒支以愷悌，君子期宣子，宣子速改而謝之，是成其
愷悌也。杜云：不信謬言也。果尔，寧云成愷悌也乎？又會盟，戎
不書，杜云：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非也。

君義嗣也

折衷曰：杜云：諸樊適子，故曰義嗣，恐非傳意，今以意改之。
穆子賦匏有苦葉

折衷曰、陸以杜不取國語為非、夫不取厲揭之切、而取苦匏、且以叔孫比不才、叔向必不然矣、國語之陋、往々如此、陸泥于外傳之說、不欲背之耳、豈可悉合乎、

夫子命從師

折衷曰、林云、苟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師、大是牽強、穿鑿、余馬首是瞻、是其專也、故禦廩不從、魏絳何取諸從師、吾有二位於戎路、

杜預云、二位、謂禦將下軍、鉞為戎右、

役 辛
折衷曰、鄆陵之殺、鉞為厲公戎右、不知今猶為悼公之右手、然公待于竟、而不在于軍、乃知非戎右也、或他將之右邪、今不可知、則欠之、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

顧炎武云、二國大夫後海、解云、情慢未明、

折衷曰、傳曰、情不必後海、余則從解、

孫文子如戚

折衷曰、此為孫蒯入使之地、文子雖怒、其叛在後、朱申云、歸其私邑、將以叛也、非傳意、

雖好之庸知愈乎

折衷曰、杜云、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此本文所无、大謬、

鄆人執之

熙
傳遜云、杜云、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劉用燕云、公雖居鄆、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今讀傳文、與當時勢、劉說

為長

折衷曰此文前後不接突然言之此上有闕文必矣射為禮乎

折衷曰杜云禮射不求中此豈禮射乎且禮射何不求中无告无罪

傳遜云以无罪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害于姜而阻之乎益自議論之云耳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

折衷曰聖人以如在奉神故國之大小皆告于廟此振古之禮也雖獻公暴虐而猶告可以見也但公君而為臣所逐而不自見其惡故使告无罪姜欲不使欺神故數其罪而沮告无罪此類後儒所不及知也然士凱其意似云告无罪可也

益

告有罪可也故云何益于公何害于姜既蔑鬼神宋儒之遺又重恤之

折衷曰林云謂懲其不達也大非余不說初矣

折衷曰孔疏云余之不說於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而反也馮氏謂之費解良是此言我今不悅吾初所為也今用馮解註之

以聽命于諸侯

折衷曰傳徒言之乎杜云聽盟之命非也

其言糞上也

折衷曰馮氏云糞土只作每理可賤惡解林註踐踏羣臣如

土芥非愚按林陋不足言馮亦未得焉此何以可賤惡言之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孔穎達云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
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
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
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
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
則不得也

折衷曰杜云成國大國其意謂曰成國不過半則不及半者
非成國又按鄭玄也畿內或然此以諸夏言乃子男以上得
謂非國乎故成國總諸夏而言下特云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若成國限大國則傳寧有此言杜重看成國非也鄭玄謬
讀此文附益解周禮足批乎

知朔生盈而死

折衷曰盈朔之子本文莫明焉而杜為朔弟何居

官師相規

折衷曰杜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明年傳云官師從單靖公
逆王后于喬卿不行非禮也傳遜云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
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為官師顏注師表也各為一官之長今
覘語意言衆官耳王應麟云漢賈誼傳官師小吏註云一官
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晉民按師長也官師相規
衆官之長相規正也杜以為大夫蓋周之官長應是大夫故

傳云、卿不行、然彼主官言、故不云大夫、而云官師、彼猶不云大夫、而云官師、則此官師、不可以大夫、親況彼則周、此則夏、烏知必相同、止以字面解之可也、孔安國以衆訓官、非也、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杜預云、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陸榮云、此解於傳文不順、胙、即无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東海耳、

折衷曰、杜解似无害、然不知傳意、併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皆稱大師、如陸說、則此句言其後、以世字故也、又表訓正、非其美也、要之、皆不能解下二句故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折衷曰、杜以羽毛為折羽、不知何拠、

十五年官師徒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折衷曰、杜以列夏為士、祭法云、官師一廟、大夫三廟、士一廟、鄭玄註云、官師、中士下士、杜因之云、元士中士稱名、列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前年官師、杜已以為大夫、至此為士、何卒、祭法所言者、諸侯之士、諸侯以士為官師、天子以大夫為官師、以周禮考之、王之大夫四命、居諸侯卿之上、出封則子男也、其卿六命、居子男之上、出封則侯伯也、其公八命、居侯伯之上、出封則上公也、因知七命上卿、六命上卿、下卿、有等差、五命上大夫、四命上大夫、下大夫、以是推之、下士是未命、一命受職而為中士、再命受服、仍中士、三

命受位而為上士也。位次視諸夏升一等，而其職掌則王之公視諸夏之卿，視大夫，大夫視士，故知王之官師以大夫為之也。春秋王臣之稱三公書公，六命卿書字，四命大夫書名，士通書人，其出封則書爵，以公侯伯子男而言之。如凡伯、劉子、單子，是也。杜又云：天子不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此无明文，因此經傳以意為說也。夫逆女豈有監乎？縱令有之，應公逆而卿監者也。何則？昏禮親逆，以主故不行，然則逆者代王也。公不行則已矣，既行焉，不逆而為之監，豈有此理乎？且若官師逆，則當直云逆也。今云從單靖公逆，則公逆者明矣。經書劉夏逆者，夏來告，而單公不來也。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贖？

王

杜預云：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

折衷曰：以相易贖，是相贖交易，文理分明也。如說則當云以淫樂之贖易千乘之相，其意女父等非相也。強以易字讀去聲，大乖文理，不知皆是過甚之辭，慧等豈淫樂之贖哉？

富而後使復其所

傳遜云：杜云賣玉得富，竊謂於此事情難通。獻玉者以為懷玉不可以越鄉，故子罕已置於其里，而使玉人為之攻之，如獻玉者將其玉賣於人，又豈越鄉矣？使獻玉者能賣以致富，自能歸矣，何待子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亦不應如此大略也。

折衷曰傳辨允當其解亦得杜本不得納此以請死之意也
未知傳得之否

春秋稽古卷五十四

折衷第二十傳十五

春秋稽古卷五十五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一傳十六

襄公三

十六年羊舌肸為傳

王

折衷曰諸侯有孤卿蓋猶天子有三公而居諸卿之上而唯
公有之侯伯未見有之也宣公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
將中軍且為大傅杜註云大傅孤卿按晉主夏盟雖侯爵也
應或置孤卿特云請于王云以黻冕則以士會為孤卿亦或
有之然大傅不必孤卿士會之前陽處父為大傅賈佗為大
師亦可為孤卿後之士渥濁今之叔向以大夫為大傅必非

孤卿也、乃不可以天子宫視之、傳中无孤卿之文、則今不可知、唯以官視而不以爵可也。

改服修宮烝于曲沃

折衷曰、改服暫時即吉也、非終改而免喪、冬、穆叔訴齊、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可概見也、杜謬見此等文、謂諸侯葬而免喪也、修宮、修宮家之事、即國改也、杜云、選賢能、迂濶于時情焉。

執邾宣公莒犁比公

折衷曰、杜云、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夫魯亦在會、何須告、若在會告之、何待大夫盟、況為魯執之者乎、必是會而即執之、傳循序而書也、文之次序、盟宣與會連、執宜與以

歸連、故經在盟下、杜不晰文理、泥不告則不書之例、大謬、
歌詩必類、齊高厚之不類。

折衷曰、此等不知者、必為兒戲、是乃聖人詩教之妙也、鄭享趙孟伯有賦、鷄之奔々、此豈可賦於賓筵者邪、然不能掩其情、古學者取義於詩、以為己志、孔子曰、興於詩、子路終身請不伐、不求、此詩之教也、誦詩則善惡邪正、自然發露情實、孔子思无邪之誠、為是故也、非深於古、深於詩者、則不能知矣、
諸侯有異志、與使諸大夫盟高厚。

誠

杜預云、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者從者、
折衷曰、從者者邾莒、前已執之、其他无有異志者、豈不知焉、此會專為督齊也、使歌詩發其端、而云諸侯有異志、終使盟

高厚至逃盟歸而奔罪決矣。此其次序而皆欲曝奔罪也。豈疑小國乎。今雖若為奔盟而已。會則本當諸侯自盟。雖奔逃仍盟。固其所也。主盟高厚。故使大夫。既使大夫。故遂使之盟。而不復及諸侯親盟也。杜太暗於傳意。

書曰會鄭伯為夷也。

傳遜云。杜云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弋取皆平。故得會鄭伯。愚按此文意。強鑿而於弋無當。時魯卿之會諸侯久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而強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臣名分宜有以尊而別。

之。其時惟以伯國為重。鄭伯特夷於諸國之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為文。列之於諸臣之上。不使夷之於諸大夫也。愚此說較正而理。

折衷曰。杜誤無論矣。傳說于弋可也。然其云其時惟以伯國為重。鄭伯特夷於諸國之大夫者。其意當時重伯。故諸大夫視鄭伯為等夷。唯經分之。故書鄭伯於上。杜以書曰為仲尼新意。傳亦蓋仍之。以春秋本書會荀偃也。夫上鄭伯。雖春秋之意。諸臣何敢以等夷視鄭伯。誣之甚也。凌稚隆曰。夷等也。晉主兵。而首序鄭伯者。以荀偃皆卿大夫。爵位相等。惟鄭伯為君。臣不可先君。故書曰會鄭伯。此說可也。但傳夷字。係鄭伯。故以意注之。此師自會遂伐。未歸國也。鄭伯亦然。故曰遂。

相鄭伯、從諸侯之師、何後至之有、孔疏以夏公至、五月伐許、解之、此是為證哉。

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

折衷曰、此田于衛土、与曹重丘接竟之地也、曹衛之行道、故曰曹隧、子產云、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亦非陳地、可以證也、杜云、越竟而獵、非也、但至飲馬而入重丘也。

親逐而君爾父為厲

折衷曰、親逐而君、爾父為此厲、惡、文理如此、杜以厲為惡鬼、此何心乎。

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服虔云、策、馬極也、自為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

惡之甚也、必為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

折衷曰、馳、何已助御者、短策不使人知、此何義也、且本文已字為无謂、故杜不取、而亦云惡之、非也。

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

杜預云、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礼、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折衷曰、桓子卿而卒、嬰其嗣也、嬰之為大夫、未有所見、何遽以大夫許之乎、斬衰者、上下通服、杜以為士礼、將何所擬、儀礼喪服斬衰章曰、諸侯為天子、諸侯豈士乎、又曰、君、只云君、則卿大夫以下皆服之、何得唯為士服、不得傳意、故強解尔。

曰唯卿為大夫

杜預云、晏子惡直己、以乍時失礼、故孫辭、畧答家老。

凌稚隆云、晏子言、諸侯之制、降于天子一等、故唯卿得服大夫之服、我乃大夫、得服士之服、

折衷曰、聞喪服降殺以親疏、未聞以爵位、聞禮儀有等差、未聞喪服有等差、凌氏不考古與傳、以斬衰為士服、晏子為大夫、抑何踈乎、

十八年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杜預云、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

折衷曰、聖人有神道之教、故古人信鬼神、而聽于巫覡、雖晏子之賢、而不廢之、景公問殺祝史、對之以詛祝、不曰無之、聖教廢、而神道熄矣、後世則愚俗信鬼神、而學者不信焉、愚俗之信、由於道佛、學者之不信、根於老莊、夫天地間无鬼神乎、

聖人亦不絕於口、故不能云无而廢之、只云不見、惑於不可知矣、而以不語怪力亂神、藉口、其意實无之廢之、杜亦蓋然、故云然、果然、則春秋以上之人、无賢不肖、於鬼神一衷、皆是、蠢愚人也、千載之下、杜知巫之誣、而獻子被欺、而許諾、其然矣、豈其然乎、不思之甚也、或曰、然則世俗是邪、曰、否、俗之與學者皆惑焉、均之非也、必也俗為近古、然則如何、曰、信古之鬼神、則左道之鬼神、不能惑我、古之鬼神、何如、天神地祇人鬼、凡六經及左傳所載、今猶在焉、凡有神、則必有靈、有靈、則有奇怪、亦奚疑焉、但今无古之巫覡、然有周易在、此所以道之不遂滅、唯學者不知焉耳、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杜預云、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
孔穎達云、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
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
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為重、諸侯之於天子、
无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之意耳、
折衷曰、孔能得杜意、杜則失之甚矣、夫禱于河、何與于天子、
而特稱臣、又何與于河、而特示上有天子乎、以曾字為示
上有天子、曾臣則是倍臣、此以天子為河神之臣也、且末臣
何以曾稱之、皆不通矣、竊謂曾者、凡對神而稱之辭、何以知
之、詩之信南山、甫田、大田、皆稱曾孫、因推之于祖先、則稱曾
孫、于他神、則稱曾臣、蓋古之言也、天神以主宰、則天神地祇

體

社稷山川百凡神、皆有區別、合之、則天之一神也、配人鬼於
天神、曰鬼神、郊天主日月、古義可概見也、凡為天子、為諸侯、
莫非天命矣、其命之者、欲使天子治天下、諸侯治一國也、故
為天子諸侯者、配之而安斯民、六經所載、聖人千言萬語、莫
非此者為、故凡神、對之稱臣、亦古義也、分物之等位、則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夫山川亦天地間之一物、天子立于其
上、主天下者、不可无此尊、而本之、則人神判然分矣、神尊人
卑、豈得同類以視之乎、故雖天子祀社稷山川、何敢臣之、晉
以同列視之、則何禱之、即禱之、豈以寡君稱也、何曾臣之有
焉、此等之義、漢後人之所不能知、故諸家憤々、何足言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折衷曰、人臣亦天職、輔佐君而布治者也、乃君之臣、而非天
臣、故曰其官臣、古義可見也、賈公彥云、諸侯於外事稱曾臣、
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无稽之言也、

苟捷有功

折衷曰、苟、如本字訓、朱申、凌雅、隆、訓、廣、幾、強、

廣里

折衷曰、整而廣一里、恐不然、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折衷曰、開拓山澤之險、以為疑兵也、斥、開拓也、杜為斥候、山
澤何用斥候、

乃脫歸

折衷曰、脫、平陰而歸也、杜云、脫、不張旗幟、豈脫字之義哉、
有班馬之聲

折衷曰、班列也、杜訓別強、

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傳遜云、杜云、此衛所欲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
批形勝要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為害也、史傳所記多矣、
前衛以防門不足為險、則其所謂險者、必自存、在此戰敗而
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者乎、隧、與防門、皆在
平陰之境、皆非險也、

折衷曰、守險之義、傳之所言、不祇史傳有之也、事理固然、杜
非不知之入、又雖奔敗、不必非險、如下文殺馬於隘、以塞道、

有

人

是險也。杜之誤，不在干此，必以此為始欲守之所，此其誤也。按傳云：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此謂陳鄭通行之道路，由是則几道路又謂之隧。此走奔之道，其隘道猶廣，故連大車以塞之。險與不險，不待論焉。杜一何拙，固不足言，而馮李驛云：下文別云攻險，此注恐非。其拙甚於杜氏，豈一險乎？

皆衿甲面縛

傳遜云：杜云衿甲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衿，又引少儀云：國家廢，則甲不組，膝鄭注：膝，衿帶也。愚謂：凡軍中被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何足深辨。蓋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之面，故如此立文，以摸寫其被擒時之狀耳。

折衷曰：衿，蓋領也。陸祭訓結，沿杜意耳。但衿甲未知指何物，杜非有所考，惟以意注之耳。陸引鄭玄證之，鄭亦意料不足信，且作衿字，強傳說有理，然不可必，故取之而存疑。

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圍

折衷曰：二十一年州，綽自說此事曰：東圍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試其枚數，是分明知門板有幾枚也。則此枚豈有異乎？以字承上言，以迫還故，因枚數乎圍板也。枚數每枚而數之也。杜訓枚為馬櫪，非也。

次於魚陵

顧炎武云：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穰縣北，鄭地。范守己曰：按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

釋

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造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曰梅山、侵鄭東北也、折衷曰、凡古之不可以今推、豈止地名也、必欲詳之、穿鑿傳會、以誤學者、此漢後之病也、凡土地、杜以一字之同釋之、豈可信乎、今皆不取焉、難得真也、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杜預云、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折衷曰、周禮保章氏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

別

妖祥、鄭玄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按保章氏每月察其所吹之風、以知天地之和、不此真風、而非律為律者、樂官所掌、而非保章氏之事、保章氏唯掌天象而已、鄭玄為吹律、誤矣、漢以來論律者、以十二律配十二辰、為十二月之氣、古者雖十二辰有其方、以是配歲月、未曾有之、況律、古何有之、皆後人之撰也、鄭又引此傳云、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州、審矣、杜因為吹律以詠八風、古有大師執律、以聽軍聲之事、未聞吹律而詠八風、且夫律、和五聲之器也、豈可歌之物乎、八風之歌、是何物也、孔穎達以緯書八卦之風解之云、八風本有歌、杜亦為然乎、皆不改古、任意妄言者也、軍固、有律以占吉凶者、是聽軍戶而知也、今无田聽軍聲、故不

言吹律而云歌々者、各歌其土之歌、以人声占強弱也、豈有他羨乎、鄭玄雖非古哉、猶有未歷、且以此傳、不為必吹律、杜則總无道理、至孔氏以讖緯不經書師之於乎、學之益陋、涇以渭濁、誰見其混々、悲矣夫、

十九年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

折衷曰、經批魯而書、故取々我田於邾也、傳係于晉、故取晉取田於邾、而後於我也、杜似謂奪取邾田、故云邾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為界、故曰取邾田、恐不然矣、

宣子盥而撫之

折衷曰、抚尸也、凌氏為抚其目、泥矣、

乃瞑受含

桓譚云、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不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

折衷曰、人之精爽、雖死无所知乎、今人猶然、故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自戰國儒者、以人理視物、而不知天地陰陽之妙、此病根於老莊、至宋儒而極矣、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折衷曰、令、謂銘之也、上曰夫銘、故不曰銘德、變文曰令、猶言也、言天子之銘、言德也、下諸侯大夫皆同、諸侯曰言、大夫曰稱、故變文以命令之、令、屬天子曰令也、諸侯功不曰言而曰計、亦變文也、郡實云、令、獨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拘泥其矣、銘可以令言乎、令又非布、

諸子仲子戎子

折衷曰、諸子傳、源專依房玄齡管子註、至顧炎武、乃為杜誤、愚謂杜房皆臆度、非有明拠、然並有理、不可取一而廢一也、愚又按、顏醜二姬、娶于魯、此則別娶于宋、故以諸子標之也、而亦意料、姑記並存、以後君子之釋、至戎子為戎女、則大誤矣、果然、則仲子是誰女乎、皆是以姓稱之、非大戎狐姬小戎子之例也、

婦人無刑

折衷曰、無刑、謂不以刑法殺也、杜云、無黥刑之刑、恐不然、上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礼也、

折衷曰、大路、周禮無文、未知其制何如、必非大路越席之大

路也、又無賜大夫之文、亦未知其禮何如、昭公四年、南遺云、叔孫來乘路、葬焉用之、由是觀之、賜路者、生得乘焉、故此曰、追賜之也、冢卿无路、故叔孫不敢乘焉、雖生不乘、而葬必用之、故杜洩云、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此亦云、使以行礼也、蓋賜路者、命卿之異數、而命卿非皆賜路也、或曰、春秋之時、皆自命、不請于王、若有請、則必賜路、故杜洩云、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云、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在矣、知不然者、成公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云、不使命卿、來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室、則有命卿明矣、又按、云使以行礼、杜洩亦云、將盡卿禮、則賜路者、葬以上卿禮也、凌稚隆行字絕句、非也、

揖之乃登

杜預云、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折衷曰、楚靈王與子革語、揖而入、蓋君與臣語、君揖則臣退、古之禮也、下文云、醢衛、齊侯與衛言、試之也、未見欲生之意、杜因揖字為此說耳、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總納師

折衷曰、馮李驛聞師將傳食、絕句、殖綽工僕會、為高唐人、夫殖綽、平陰之役、沮衛之為殿、必不從衛而在城中、且為師將附城、故食城兵、必非夜、則此句无落著、凌稚隆云、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齊二士、會昏夜時登城、而高唐人

方會食、故不及禦二子、從城縣繩納師、此會字屬下、會夜總納師、非左氏語氣、皆難從、今以愚意注之、

城西郭懼齊也

杜預云、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陸繁云、與晉伐齊、魯小、理自應懼、不待鑄、杜為此說、以

附會臧孫之言、

折衷曰、陸駁大是、

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杜預云、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

折衷曰、如杜意、齊既以盟服、則雖侵魯不救也、叔向豈其然乎、因下文穆叔歸、曰齊猶未也、為此說、

駁

二十年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折衷曰、觀曰其母弟也之言、則非与兄同謀故之言、杜非、二十一年以公姑姊妻之

折衷曰、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總曰姑姊妹、杜為二人、非也、姑字蓋衍文、或妹字、

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大邑

折衷曰、与邑、臧武仲不應奉其以來者為言、必是別与邑也、不然、與大邑、不成言、杜云使食漆園丘、非也、

其次阜牧輿馬

折衷曰、阜牧、概謂賤役者、杜以八等言之、拘矣、昭七年傳之言、謂人有十等而已、杜又似以輿馬為八等中之人、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綱

折衷曰、周官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賤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列國臣爵之綱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其目也、以此推之、則公侯伯之國、大夫以下、皆命於其君、此先王之制、不可謂命於其君者、非命夫也、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同周制也、愚按、列國无公爵、唯侯伯子男四等已、宋是前代之後、而亦春秋之時、與侯伯无別也、四等之國、亦有大小不同、故王制不以爵、而以大小言之、周禮通公侯伯、亦是故也、此春秋以大小

為位次、固周制也。春秋國君皆書為、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大國之卿書為、而小國不書為、君書爵、卿書名、君臣之辨也。鄭大而上屬、故書為、曹小而下屬、故不書為、若夫秦楚則漸大而進之、此春秋之權衡、時勢不得不然矣。小國以禮來、則書之、此重禮、且於時事不得已也。庶其非卿、本不可登策、今以地來、則其人重、故書之也。此春秋无不與周禮禮記同者也。而杜云不同者、不深考之失也。其辨諸儒之非、則可也。而亦謂非命卿則不書也、其意以庶其為不命之卿、大謬矣。大夫以上、雖小國无不命者、不書者、小而卑也。蓋庶其大夫命於其君者也。儒者皆謂不自天子出、則非命夫、果然、王制為無謂矣。凡以漢後天下眎古、鮮不謬者。

宣子殺箕遺至叔羆

折衷曰、國語與傳牴牾、此其偽撰明矣。孔穎達強合之、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折衷曰、叔向自謂無罪、故不謝於宣子。杜預云、明不為己、夫

叔向雖賢、豈敢自謂為國生乎、非也。

得罪於王之守臣

折衷曰、杜云、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顧氏云、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也。按守臣守土地之謂、故孟子亦云、巡守、巡所守也。陪臣何有之、且對夫子、舍主而稱臣、必無之也。范宣子言於公、而赦叔向、盈何以得罪於宣子為言、杜謬。

晉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

折衷曰晉為侯伯王室有事晉先後之又歲時奉承於王亦其所也書嘗為中軍而執政故云輸力者實有之縻未至中軍而死无其事焉故盈自謙以罪言耳

敢布四體

折衷曰杜云言无所隱也恐非其美故以愚意改之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折衷曰杜云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愚按盈見逐便奔而遇周王何知其由以晉為尤此語難解然不过尤盈耳

莊公為勇爵

傳遜云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

士固名勇爵非爵位也今淺觀之陸說為優細玩之則杜說為是蓋使為飲爵則殖最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斬之以為晉君勇也唯其爵位故有慎惜之意耳

折衷曰傳其意甚鑿顧氏舍而取陸是也夫晉勇除殖最持何者也若不與之受爵者州綽一人而已州羈旅之臣未效勇於晉以其為晉君勇得已專受爵乎殖最本晉之勇爵位欲予之亦何不可以慎情為言究矣哉且言位次則可也勇何有爵焉州綽本戲言非實沮之非飲酒而何也

臣為隸新

折衷曰為隸謂為臣也杜云為僕隸尚新耳非

然二子者至末

折衷曰杜云言嘗射得之豈以此言之乎此杜何意也
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

折衷曰杜云公頻與晉侯外會令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
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杜何由知必然且謝不敏何故不書
雨過御叔御叔在邑

折衷曰私邑也杜云御邑大夫果尔令倍其賦何損於御叔
不可使也

折衷曰御叔非使人杜云不任使四方何以言之
以會歲終

折衷曰杜以為朝正曾无拋矣

見於嘗耐

折衷曰杜云酒之新熟者為耐嘗新飲酒為嘗耐按下文
執潘鳥分明嘗秋祭也杜徒以字解之與執燔以為二傳氏
辨其誤且引漢書證其為祭是也但耐字之解引張宴漢書
註漢或然也古安可知焉又云晉主夏盟擬迹天子此其誣
之大者末見晉有之矣此因嘗耐文字以為與漢禮同也
以為口實

杜預云口實但其言而已

孔穎達云但有微貴之言實出於口也

服虔云實謂譴讓也

馮李驛云口實猶誇云話柄

折衷曰口實今所用良知話柄也然傳意不然矣孔氏刀申

杜意此疏失杜意甚矣且以實為虛字大非也杜意言恤鄭之言惟口而无其实然前後之文无其意今以愚意注之未知當否也服說非口實之字義

翦為仇讎

折衷曰翦与剪同謂與晉絕也杜訓削非

曰無昭惡也

折衷曰惡國惡也顧氏為子明之惡非也杜注則遠矣

春秋稽古卷五十五

折衷第二十一傳十六

春秋稽古卷五十六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二傳十七

襄公四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闕

折衷曰杜云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何不解言之一甚邪

不可肆也

馮李驛云肆即肆赦之肆林注不可放在人上非

折衷曰言不可放肆不義也肆屬慶氏二家皆失之

納諸曲沃

傳遜云杜云藥盈邑也愚謂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其為臣

*鄰

食邑乎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使果為藥氏邑何藥氏既奪而邑宰猶不易乎

折衷曰傳說甚有理雖馮氏以賂魏舒為疑邑宰不易之說不可動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折衷曰杜云子无天咎故可因其意謂子无天咎則或得志其身已不天豈可庶幾乎諸家皆云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盈死非午之咎不待言且以无咎為非咎強皆不知傳文有含蓄

七輿大夫

馮李驛云服虔云下軍輿師七人与僖十年七輿大夫不同

劉炫謂若主公車不應曲附藥氏也按此亦大泥

折衷曰七輿大夫既同文豈得為異乎杜彼注云云周礼有文故且因之然其詳不可考而亦為下軍與師非也蓋七輿大夫屬下軍故與之也

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折衷曰利權孔氏為利之權非也至林為財利則大陋說杜云賞罰為民柄民柄豈祇賞罰而已乎

攝車從之

傳遜云杜云執擗宣子戎車陸云擗持引也云引車逐之愚謂執當自有車其用斂時蓋棄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斂乎今乘藥氏敗而引車以追之耳杜說固非而陸

亦畧

折衷曰傳說是也今依而注之

樂免之

折衷曰免馮氏為勉字之訛此必然矣

申鮮虞之傳摯為右

折衷曰杜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豈謂木文子字脫乎不然何自而為子邪今依文解之

陳文子見崔武子

王世貞云崔杼藥盈自為僂矣族已滅矣豈其故臣而為之謚抑左氏自立之也

折衷曰春秋之時族滅者之有謚不止是二人也故臣私為

之世間為通稱之左氏亦烏立之如臧紇雖不族滅而出亡不反論語孔子稱武仲二子皆列於卿古者優待大臣非後世如士芥之類藥盈固無罪崔杼雖弑君而固非一君之國宗臣之家非崔杼一人故或後君賜之或子孫請之也又或生時賜之如衛北宮喜折朱鉏亦未可知也凡古之事不可以後世推者多矣後代上天子尊號使古人聞之莫弗異者

子姑止之

折衷曰朱申云汝姑止君使无伐晋大謬

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折衷曰朱申云以義理救其君之過大謬林說得之但本文明也不待注故林亦不收

張武軍於熒庭

折衷曰杜預云張武軍謂築壘壁或然服虔云張設旗鼓也亦或然然其詳不可得而知今缺之

叔孫豹師之救晉次于雍榆礼也

折衷曰穀梁云言救後次非救也後儒悅而和之夫齊非魯敵晉猶不出而魯敢伐以殘人民聖人所不取也既出師次以待命盟主之礼是而足矣晉不以所不能而責人故亦不答焉穀梁何得知之

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折衷曰檢上下文此謂禍福无常杜云廢置在定无常位也非也且公鉏非嫡未可以廢置言若既立則不可云无常位

父

富

下文言若能孝敬則得天祐富可倍悼子也杜因下文云父寵之則可富非又下文居官次猶云居官事杜云次舍也非夫石猶生我

馮李驛云夫猶彼也音扶有作本音解者非

折衷曰馮說是也為本音者服虔也

使正夫助之

折衷曰役夫有以正夫稱者今不可知杜為墜正不知何拋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折衷曰朱申云其可言魯必許之非也可以請也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杜預云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折衷曰、拋防而要君、故以此言焉、下云、敢不辟邑、可以見也、
杜解非、

其人曰

折衷曰、馮云、其人、汎指從行者、林註防邑之人、泥、非泥、誤也、
晉人克藥盈

林堯叟云、得雋曰克、傳言克藥盈、見盈之雋傑非常也、

折衷曰、得雋曰克、經例也、以此解傳、不可也、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折衷曰、凌氏云、与杞相期、按此與三軍期也、杞特先耳、凌泥、
下妾不得與郊吊

傳遜云、杜云、婦人无外事故、今拋擅弓說此事、蓋以行吊於

野為非礼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折衷曰、擅弓載曾子引杞梁之妻、以非蕢尚之野而受吊、杜
不用之者、擅弓又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吊之、孔疏引之以
為男子受野吊、殊不知彼吊葬也、與吊死本不同、擅弓二事、
皆非故吊于野、適過諸路也、吊死在家受之、其所也、故曾子
非之、葬在道者也、遇而吊之、安不受之、曾子豈非之邪、鄭玄
既不知之、為遷就之解、杜惑焉、不知所從、故但以无外事解
之耳、傳謂擅弓之說不可易矣、得之、

臧孫聞之見

折衷曰、陸音、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按一讀是、
多則多

折衷曰林上多為戰功下多為多少非

二十四年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至在周為唐杜氏

傳遜辨衆說且云大率世遠籍滅諸儒不能測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

折衷曰善哉傳氏之言發千載之蒙凡紀古之事皆是戰國秦漢之際諸子之偽托後之儒者以不知為恥就其為附會不自知陷於不知悲夫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折衷曰此言有立德者是不朽之大上有立功者是其次有立言者又其次也杜以大上為黃帝堯舜服虔為伏羲神農其次為禹稷其次為史佚周任臧文仲以分聖賢位階大失

爭
憚

傳意夫德功言三者先王皆立之衆聖皆有之後賢皆隨分而有焉或云伏羲神農或云黃帝堯舜各事德不忘憚之甚也

以守宗祊

折衷曰神之所存曰廟故从广从朝因不絕曰祧因祭祀曰祊故古曰宗廟曰宗祧曰宗祊一也爾雅不知之以祊為門杜因之此何以廟門言之

何没々也

杜預云没々沈滅之言叙文云一音昧沈溺也朱申云何其沈滅而不悟也林堯叟云何必沈滅于質如此折衷曰没々雖未詳所指言必是謂務財利也杜以下以沈

溺為言此就沒字然也沒之形容字不可以字義求且宣子
非沈溺于財之人子產亦不宜以沈溺為言皆難從也以沈
溺音昧今如字讀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折衷曰夫孜孜為善而不懈者唯是樂之也德之樂天下莫
以尚焉顏子之不改實不能改也故其不樂者德未成也余
德未成焉于學得之矣夫樂而有不久焉者乎故云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朱申云天理中有自然之樂之與民同則國家
賴之而安久林堯叟云有德在身則樂與人同與人同則能
久居其位理學者務言理而不蹈實地未知德之樂

象有齒以焚其身

樂

傳遜云杜云焚斃也服虔云焚讀曰償陸云安知象无焚死
者然象之焚死者實鮮蓋言焚猶靡滅之云耳
折衷曰凡古與今不同者不勝枚舉烏知不古焚象而取其
齒焚燒也以今推古為償為斃為靡滅何其固也

不為軍政

折衷曰杜云不設賞罰之差軍政豈但賞罰而已乎

齊社蒐軍實

折衷曰杜云祭禮因閱數軍器社安必祭哉非也

皆踞轉而鼓琴

傳遜云杜云轉衣裳也竊謂轉字從車與衣裳何與不知先
儒何故而以為訓此必軫字之訛車前後兩端橫木謂之軫

所以收斂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如果衣裝、何可踞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曹子橐而曹則橐、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

折衷曰、漢儒之說古書、皆我意訓字、自爾雅毛鄭以下、莫不、
然、衣裝之解、又何異焉、傳為軫之訛、甚有理、但未知古之、
軫、果如傳說否、愚顧古車有轉者、但未有所見、今且從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宣谷出奔楚

季本云、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
之者也、宜谷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愬于楚、
耳、

折衷曰、古之事、不可以情求者、實多矣、傳之記事也、簡與此、

等必有事由、後人所不及知者、蔡燮欲背楚、而見殺、其弟履、
奔楚、是何以通之、慶氏況復興楚、无仇者也、凡以此疑左氏、
則公子黃等、實皆可廢也、何用鑿垣墻、而殖蓬蒿之為、

不在程鄭

馮李驛云、言求降者、乃智人所為、非程鄭所及、今問及此、其、
將亡乎、否則死也、林注者、不在程鄭之身、其家將有出古之、
釁、若其不亡、其必程鄭身、有感易喪志之疾、一何辭費、

折衷曰、林之解傳、多類此矣、馮說得之、但人々皆可見而知、
者、故不收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預云、風能隕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也、

傳遜云、陸云、此當以夙隕妻為句、言夫則從風、夕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

折衷曰、妻字絕句、固矣、然夙隕妻、其義不成、故杜屬下、竊疑妻字轉訛、別有其字、今不可考、

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折衷曰、說讀脫、不暇脫弁、而赴於難也、凌氏讀悅、絕句、大謬、

申蒯侍漁者

折衷曰、杜云、監取魚之官、果然、安以侍言之、今以意改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杜預云、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朱申云、衆人有君、而崔子弑之、

林西仲云、人字指崔子、言有君而弑之者、當死當亡、已不得而與焉、

折衷曰、杜說、傳意何有之、且晏子而為是言、足為晏子乎、杜誤矣、人、汎指他人、此謂崔杼、朱申為衆人、非也、林說、其言近也、其意則遠矣、此言崔子弑君、是其罪、非吾罪也、何得亡之、

將庸何歸

杜預云、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折衷曰、趙子常云、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固然、杜誤、但趙歸字不言何所指、林西仲、馮李驥、並云、既不必死、不必亡、亦將用何者、以為歸也、亦憤々、按昭十年、晏子事、與此正同、其徒曰、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皆謂歸于家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

折衷曰杜預云還奔羣公子是以意言之叔孫同文得非宣伯換乎或其子亦未可知

下車七乘

折衷曰如邾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則非遣車亦非送車

晉侯許之

杜預云晉受賂還不讖者奔有喪自宜還

陸祭云伐國聞喪而還其常也今奔人弑君而伯主用師是討罪非伐喪也元凱此言殊乖大義

折衷曰此役晉報朝歌之仇也齊弑莊公以說晉侯甘心故還非聞喪而還也又非討弑君之罪也杜陸二氏皆失大意

彼朝歌伯主之受辱先後未嘗有之事也即以宝器莊公若在則未侵一邑豈徒還乎既取仇主服嗣君受賂器而還於晉侯猶裕矣春秋何譏之後儒見賂字乃如贖貨故杜為此說耳晉侯不得奔莊則不足甘心崔杼雖以私怨弑之以說晉為言晉侯亦有辭于諸侯故許之若曝其實討崔杼弑君之罪則其雪恥者將以何乎且國不君一人景公既立而社稷有主又服于晉其討崔杼之罪實在景公景公不及之晉安知之後儒不問社稷之安危唯奉君為道且不知封建之世故有陸祭等之說皆不稽古之失也

奔墓

折衷曰墓陳都下地名陳凡有墓門之篇蓋名勝之地故詩

人取而咏之、此墓、即是也、必非冢墓、

陳侯免擁社

折衷曰、免、弔前已辨之、然此文似不可、但為免冠者、且又有孔子弔季氏、季氏不絕之文、則是喪服而鄭說亦不可依、凡古之事不可知、如闕之乎、

子義人數俘而出

杜預云、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劉敞云、成二年傳云、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知曰、數俘而出、毋得捷而獻歟、故下註云、獻入俘之功、不獻其俘、

傳遜云、傳直云、數俘而出、安知其不將以歸邪、如不獻其俘、則將何物以為功邪、是將以歸、必無數之者、以明其所獲之俘、止此、無他暴掠之慘耳、

折衷曰、獻捷、獻俘、告事、三者不同矣、獻俘、遺俘、囚也、獻捷、又曰、獻功、以勝告也、告事、勝亦不告也、諸儒以獻捷、遺俘、為一、故誤耳、今入云者、入於朝也、俘者、指男女別而繫者、子產數之、蓋有其禮也、已許之成、又何將以歸、若所已俘者、又何以數之、而何止曰出、雖不遺俘、而捷則捷矣、何用以物取證、且此役、鄭之私討也、非承晉命、何為遺俘、杜不知而暗合耳、

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折衷曰、劉炫之規、孔疏闢之、是矣、

武也知楚令尹

折衷曰孔云與令尹相知按此但度知其為人也疏說恐非
令尹為子馮為屈建未可知故削杜解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折衷曰此條杜解大畧蓋不得傳大意其駐後為陳可以見
以備三恪

國

傳遜云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并二王後
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按禮記郊特牲曰天
子存二代之後猶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古春秋左氏
說曰周家封夏殷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
恪又鄭玄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蒯祝陳為三恪後封祀

賈

平

詳

宋為二王後崔靈恩以此義為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
非不過二代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
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詳故陸從之
以杜為非然愚考召公所封乃蒯地而魯亦有祝丘又按薛
為黃帝之後而賈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不云有
祝也又祀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与以上說異矣蓋禮經雜
採漢儒所記其文多異同不純安可以為擬乎且傳云以備
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備為三耳或武王初封蒯祝陳
而後以蒯封召公改蒯於薛以祝与魯改封祝為唐杜邪初
以蒯祝陳為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邪雖皆不可考亦當以
後為擬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焉

折衷曰、三恪、他无所見、蓋天子敬待諸侯、有三禮、陳得三者皆備、故云備三恪也、恪、敬也、其始何者、謬見左氏、以為前代三國、一犬吠虛、則万犬傳實、至其不合、各以意聚訟、不直折古、而泥成說、故也、果尔、當云以為三恪、不當云備也、其他皆不通、不暇盡辨、為杜因備字云云、其誤尤甚矣、杜意、為備于二王之中、則備於二恪也、三恪為元謂矣、杜又因恪字、為陳止示敬而已、然則恪字不得屬祀宋、何并三國云、三恪乎、傳氏不明傳之文、徒論前代是非、而取杜、雖辨何為、

不可億逞

折衷曰、億逞、當時之語、諸解皆強、唯林朱較似通、今且注朱、列國一同

道

折衷曰、周礼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今視諸此方諸侯封地、則為合矣、按王畿之外、公國唯宋、是為王家之賓、除之之外、侯國為首、乃知一同稱四百里之地也、自是差降、以至百里、其方七十或五六十、此附庸之封、亦邦也、下此、則不能復國、考工記井田之法、方百里為同、與諸侯封地、本不同矣、何則、諸侯之封、有山川通途、官室在其中、非井地之積累九夫、而无一畝、非田者之比、何假彼稱之、而礼記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夫天子稱萬乘、諸侯稱千乘、大夫稱百

乘、王制又云、君十卿祿、則大夫百乘、諸侯千乘、為當矣、方百里者、為方千里者百分之二、天子萬乘、則諸侯當百乘、又凡禮、諸侯降於天子二等矣、百一之祿、豈能辦之乎、大國三軍、天子六軍、以百倍之地、兵僅一倍、亦不相應矣、王制之說、州二百一十國、通八州、為千六百八十國、雖周盛時、豈其知是多乎、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雖明堂位不信、是魯人之述、乃其七百、以見在言之、方七百里、為方百里者四十九、魯雖侵掠、豈得能奪四十八倍之地乎、又魯頌閟宮、是伯禽之子、武公之詩也、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百里之諸侯、豈有之乎、則明堂位之言、信也、王制追錄舊制、其中有似尚書者、有似孟

子者、輾合成文、豈得无附益乎、必是戰國人之所述也、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特云周尺、則今者非周可知也、蓋戰國天下不盈十國、當時儒者、惡侵欲廣大、以井地之同、合諸左氏子產之言、以方百里為率也、孟子云、湯七十里而興、文王百里而興、而又云、文王之圃、七十里、豈有百里之國、而七十里圓者乎、其非定說、亦可見也、冉有謙云、方七十、或五六十、若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曾哲何用非邦也、與之問、夫子云、安見非邦也者、謂附庸也、夫子又指顓臾云、是社稷之臣也、附庸亦邦也、下五十里、則不能國、何附庸之有、然則王制

夫
誤而此一同為四百里、每疑矣。夫諸侯方百里、不能國、既明矣、而儒者信孟子、故謂周禮非周公之制、近讀方中履所著古今疑、其中載陳祥道唐仲友之論、合周禮孟子而一之、唐說甚詳矣、大抵謂方百里者、土田之有、而并山川附庸為方四百里、而云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自賦言之、則方四百里、猶數千言、其說遷就牽強、穿鑿附會、實可惡矣、夫方四百里、為方百里者十六、何有百里之土田、而十五倍之山川附庸者乎、萬乘千乘百乘、語其富也、軍周禮有其制、王六軍、卒七萬五千人、為車七百五十乘、三軍以下、準此可知也、何別有萬乘千乘之賦、且其賦

者將何所用、古无此言、子路所治、兵賦也、非後儒所謂賦也、子產之言、非井地之同、王制之說、則取於孟子者也、凡孟子妄誕、不勝多矣、其於書也、舜完廩、浚井、及仇餉之說、實為東野人之言也、於詩也、小弁豈怨親者乎、孔門諸子之言、甚倨傲焉、安有之、孔子之言行、皆非實也、為國不以禮樂、而以心術、其性善養氣四端之說、聖人曾无此言矣、聖人允恭克讓、而孟子以聖自居、驕於公侯、雖口言堯舜、而何益焉、所談五霸、卽戰國說士之虛託、不知其真也、而其孔子為春秋亂臣、賦子懼、妄莫著明、於是為凡皆與道背馳、而无人知其非者、猶尊之如聖人、不敢易其一語、雖詩書不合、則排焉、何其然乎、故為之隔闕、不能抵聖域、而窺道、可歎矣哉、

度山林鳩藪沃

折衷曰此將賦軍用於民故先度山林藪沃凡土實所出為之制也鳩定也度鳩互文言度山林藪沃所出之財而鳩定其數也此條諸儒總不知大意故陸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王非也至杜云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則誤尤大者也

辨京陵

折衷曰絕高曰京是爾雅之親此處不應以絕高言且他无所見難從只訓大可也杜因陵字云以為冢墓之地此何意乎孔疏引敬之二陵證之然則北陵為誰墓可笑

表淳鹵數疆潦

折衷曰杜直以淳鹵為塉薄之地迂也鹵之為鹹地諸儒之辨無異論但淳不言為何物按淳潤古字通鹹地常潤濕故云淳鹵也表著也與下數字亦交互為文謂數之表之而錄定也杜云表異輕其賦稅鹵地有鹽氣不宜種殖何賦稅之有疆潦二字說傳氏取杜排其減租入之解別為說並是矣

規偃豬圻原防

折衷曰規圻並訓正此謂修治也規為圓器固訓正圻曰圻亦平正者改藉訓正周禮稻人云以豬畜水以防止水此豬停水之名偃今作堰用木石絕流而畜水其形如偃臥謂之偃豬卑地為陞高地為原高原築堤為防以畜水皆便於灌溉今修治之以利民也杜云偃豬下陞之地規度其受水多故

少廣平曰原隄防間地別為小項所皆不知而為強說

籍馬

折衷曰杜云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及下甲猶注云使器杖有常數本失傳大意故其解皆謬

疆其少安

馮李驛云疆陸居浪反蓋言巢之封疆也林注吳之強盛說折衷曰馮為巢之封疆未可也有以巢為國者故云然

行無越思

折衷曰杜云思而後行非傳意

春秋稽古卷五十六

折衷第二十二傳十七

